

民國三年九月出版

心史史料第一冊

時事新報館謹行

心史史料第一冊目錄

滿洲名稱考

清朝前紀

綱領

女真紀第一

建州紀第二

建州左衛前紀第三

肇祖紀第四

褚宴充善紀第五

安羅紀第六

興祖紀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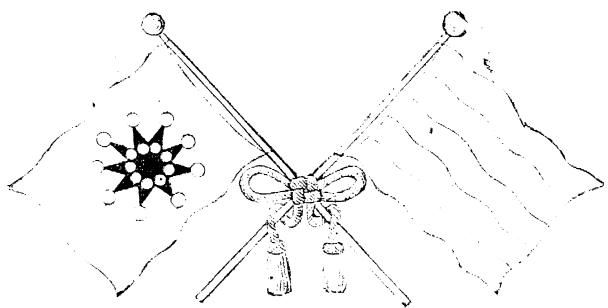
景祖紀第八

顯祖紀第九

附王杲紀第十

清國號原稱後金考

朱三太子事迹  
心史史料  
第一册目录



# 心史史料第一册

## 滿洲名稱考

滿洲二字。清一代自認爲未有中國以前之國名。又自認爲未能立國以前之部族名。近日本稻葉岩吉等考建州女直乃謂滿洲之國號在崇德以前全無蹤影。此事遂大有疑問矣。今就清代官書與日人所蒐集之明人及朝鮮人紀載。相互鉤稽。知清人誠有矯諱之嫌。日人亦有未盡密緻之處。分別詮釋如下。

一。日人稱滿洲二字爲文殊之對音。是也。滿洲源流考卷一云。按滿洲本部族名。……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珠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師毗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毗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鴻號鑒稱實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又載高宗御製全韻詩。號建滿洲開基鑒宗。二句之下自註。語意相同。則滿洲之爲讀作平聲之曼珠。又爲本於曼珠師利之佛號。佛號普通書作文殊師利。滿洲之即文殊。固爲清室子孫臣工所自言。日人亦第據中國之官書耳。

二。清朝自諱其建州之舊號。最啓疑問。建州三衛爲明代羈縻之臣。無可忌諱。而清必欲掩滅其迹。自乾隆以前。厯次搜毀明代文字。大半用意在此。官修明史。全部不見建州事。外國傳既無建州。亦無

女真本紀亦盡削嘉隆以前遼東之兵事。至萬曆以後。清太祖已崛強。明馭夷之威信亦一蹶不振。乃始張其開國之武功焉。僅有一二守遼將帥列傳。偶然漏見建州事實。亦已削去建州二字之明文。然正以文字中不見建州。故所載事實。猝不易辨。爲是何部落。以故轉得幸存一二於明史。蓋當時之君若臣。皆於思想之外。留其所甚諱者於簡冊。如張學顏李成梁等傳是也。南潯莊氏史案。以有王杲之名。爲罪狀之一端。而張李傳中俱有捕斬王杲之明文。籍制如是之酷。卒不免有此譌漏。古人所謂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而當時生事邀功之文人。亦復未能舉發及此。二百年來在茫昧之中。無人敢研究及之者。吁可慨也。

其最可笑者。吉林通志引盛京輿圖言。二姓人共舉布庫里雍順爲主。定號滿洲。南朝誤名建州云。此日本所指爲乾隆帝及當時史官等。以祖宗臣服於明爲忌諱。乃發此言。主張曾有創建之國號。故意捏造事實者也。清修明史。雖百端隱沒。建州之名。既不見紀傳。並地理志亦沒之。據明中葉以後之疆域。建州已成化外。遂并湮其國初疆索之真相。然於兵志鴉靡衛所云。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此下載三百八十四衛之名。有建州衛。洪武間置。有建州左衛。永樂十年置。有建州右衛。正統間置。以其與一代兵制有關。未能抹煞。然建州設衛與朵顏三衛同見。而朵顏三衛在外國傳。建州三衛則無傳。是其方向道里。俱不見於明史。無論其沿革事實矣。然則雖一見於兵志。當時修史者之意。則仍使人不知建

州爲何地何人而已。乃於乾隆朝更捏爲滿洲誤名建州之說。然則如彼之意。建州本無此名。明史之建州三衛。又應改正爲滿洲三衛矣。豈不自相矛盾。欲蓋而彌彰乎。宜日本人之姍笑也。

據日本人所考建州三衛歷史。參以清代未能毀盡之書。及清代官書中自存之漏罅。另作清朝前紀。茲不贅。

三滿珠字明代書作滿住。係最大酋長之稱。建州人歷代相傳如此。考建州衛創設於洪武間。明代各紀載詳其第一指揮使爲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並以阿哈出從軍有功。賜姓名爲李思誠。阿哈出之子釋家奴。永樂八年更賜姓名爲李顯忠。其與阿哈出父子同時爲女直酋長。而於永樂十年。又經明廷分置建州左衛。而勅爲指揮之猛哥帖木兒。卽清代所尊爲肇祖原皇帝之孟特穆。此事日本考之最詳。當別綴入清朝前紀篇中。夫建州左衛自建州衛分出。而建州衛指揮則已世從李姓。正統二年。有建州衛掌衛事都指揮李滿住。爲朝鮮所壓。迫內徙遼東。見皇明實錄。此李滿住必爲阿哈出之後。時已有滿住之稱。至正統五年。又勅諭建州左衛都督凡察等。聽總兵官曹義等安插。與李滿住同居。是爲建州衛與建州左衛酋長並處一地之始。亦卽左衛依其所宗主之建州本衛。不甚獨立之始。凡察與孟特穆之子董山。卽清朝官書所謂充善者。叔姪爭印不決。明廷就而撫之。又分設建州右衛。要皆僅分官印。並未分地。則左右兩衛。皆與建州本衛同地。不過多其酋長之名耳。惟李氏得稱滿住。蓋猶建州女直種人戴爲共主之意。

夫李滿住之稱滿住。何以知其酋長之稱。而非個人所命之名乎。日本人所搜輯之朝鮮書籍。燃藜室記述中。所錄之冊中日錄。記萬曆四十七年。即清太祖天命四年。明兵大敗於清。所檄調之朝鮮兵。由都元帥姜弘立率以降清。以三月初四日見明兵大敗。劉綎等殉節。遂與清兵約和。日錄言約和後。軍始下山飲水。胡將仍言此事。當到城見滿住後。許令還國。云云。則當時太祖已建元稱尊號。將士尙稱之曰滿住。可知滿住二字爲建州最尊之稱。前惟李氏可稱滿住。至是則以稱太祖宜也。滿住卽滿珠。亦卽滿洲爲建州酋長之尊稱。既如上述。則建州一部族可稱爲以滿住爲酋長之部族。則謂之爲滿洲部族。猶之稱國爲王國。帝國侯國之類。滿洲固非部族之名。而稱建州部族爲建州滿洲部族。則其文義猶之大清帝國日本帝國比利時王國盧森堡公國。略無足怪。明季北略稱萬曆四十四年。清太祖建元天命。國號後金。黃衣稱朕。當時自稱曰朕。而其臣下則猶稱之曰滿住。亦卽稱之曰滿洲。其對明而言。曰我滿洲如何云云。猶之明人謂上命如何云云也。然彼此誤會。他人聞建州人自稱我滿洲。不以爲建州人係傳其主命。直以爲建州人自名其國或部族爲滿洲。建州人亦遂承認之。其後太宗時致書明督師袁崇煥。卽自稱滿洲國皇帝矣。轉輾襲用滿洲二字爲國名。其中蛻化之所由來。約略可見。日本人謂清室捏造滿洲二字。始於崇德年間修成之太祖實錄。所謂始祖卽定國號爲滿洲。其實不過因太祖受人曼珠師利等字。以佛號爲尊稱。因而用尊稱上冠之首二字。捏爲國名。以自諱建州之舊號。云云。此說恐亦微嫌武斷。蓋滿洲旣爲酋長之尊稱。

則其所稱爲始祖者必卽爲建州女眞之酋長。當時卽受其所屬尊稱曰滿洲。當無疑義。後既以滿洲二字移轉而爲國名。則溯其得此二字之由來。謂在始祖之世。雖因果之間。未盡核實。要未可卽指爲捏造也。

滿洲卽文殊之佛號。建州女直之尊員酋長。輒呼爲佛。此遺俗蓋終清世未之或改。近時人之所知者。宦官宮妾及北方市井細人。皆稱孝欽后爲老佛爺。夫此非孝欽所獨創格之也。北方大鼓書。如永慶昇平之類。多稱康熙佛爺。此等書自道咸以前已有之。故知清一代帝王有特稱。皆稱之曰佛。考試功令。佛字三檯亦其證也。再考市井細民宦官宮妾。其稱帝王恒有特稱。宋稱官家。此紀載所常見。明內臣奏事。稱列聖曰老爺。稱當時之帝皇曰萬歲爺。見劉若愚酌中志序。列聖之稱老爺。必冠以當時之年號。或其廟號。若憲稱萬曆帝爲神廟老爺是也。清室入主中夏。其稱爺當沿明舊。其稱佛又仍建俗。故有佛爺之稱。此亦一掌故。可就正於學士大夫者也。

又按老爺之稱。明時以稱人主。今則市井細民。能出貲傭一人。供其一刻之頤指氣使者。必稱老爺之號。以自娛。共和以後。改稱先生。而向日之有老爺資格者。恆自以爲失其舊日之尊嚴。因此亦成反對共和之一種隱情。此又過渡時代之一笑史也。心史附識。

前草此篇既竟。近讀談孺木棗林雜俎。於敍述中。凡清太宗崇德以前。稱滿洲國王曰建州。稱滿洲國號曰金。當時文字固如是。八月二十五日。心史再識。

## 清朝前紀

### 綱領

清世自太祖以後。紀事始有本末。太祖以前之事。寥寥數行。惟恐人知。而於明人官私著述。禁之毀之。株連瓜蔓。大興文字之獄。以冀掩滅之。二百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口不敢言。人人心中。皆以爲清之先世。必有大不可告人者。革命以後。乃有誣妄之文發現。如謂順治之母與山東人王杲姦生順治之類。首見於魏聲詠之雞林舊聞錄。當時已據實闢之。近見有人譯英人濮蘭德所著清宮史。亦引王杲之誣說。蓋得諸中國人而不加別擇之作也。日本人稻葉君山等。先出蒙古滿洲地理歷史一書。其中關於清之先世各篇。所引多明之實錄及明代所成之全遼志等書。種類亦無幾。惟皆爲吾輩所未見。又有朝鮮人著述數種。則更非中國人所能見矣。繼又出清朝全史一書。所敍事實。畧較歷史地理爲多。而頗少標明出處者。亦爲一憾。但據其著書之例。及所徵引之可信。則知述敍之事實。亦斷然有本而已。因稻葉之書。反而求之。清人所修明史。掩滅者固多。其事迹雖不明瞭。年月節目。尙相符合者。亦不少。其爲當時禁錮之所遺漏者。亦竟有張學灝李成梁及外國傳之朝鮮傳等數處。鉤稽參互。先詳其部族。次明其世系。成紀事若干篇。以其皆在太祖以前。謂之清朝前紀。其目錄當列表以明之。

〔野人〕

紀第一 紀第二 紀第三 紀第四 紀第五

女真海西

褚宴童倉

左衛前紀 布庫里雍順一肇祖孟哥帖木兒

充善 董山

建州衛

右衛

紀第六

紀第七

紀第八

紀第九

妥羅脫羅

興祖兀朮哈

景祖塔塔

顯祖塔失

錫寶齋篇古

爾王果紀第十阿吉即阿大章京附

以上共紀十篇。於清之先世。畧可探討。當時不過以東夷一部落。曾經臣僕於明。別無他不可對人言者。則一切誣妄之說。可以不作。既補一代史文之不備。亦且有裨於清。可息街談巷議之揣測也。

女真紀第一

清自稱滿洲爲其部族之名。前作滿洲名稱考。已正之矣。清之部族實爲女真。女真起於遼世。或謂卽舌肅慎之轉音。當可信。歷金元皆稱女直。明代則復舊稱爲女真。清修明史。乃盡去之。其最奇者。字

典注中女字實字直字之下皆無女眞女直韻府不收女眞女直瀋洲源流攷徧詳東夷各部族獨無女眞專條僅於文中一見女眞字樣清歷世示人以不廣以故載筆之臣小廉曲謹以媚一人甯失史家之寶無犯溫樹之戒由今思之可云陋矣。

女眞遼金元三史皆作女直元史地理志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之下開元路下云古肅慎之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眞後避興宗諱改曰女直云云遼興宗諱宗眞女眞在遼世歲有職貢肅慎既微其名不見於隋唐五代之史要其部族未改自清代冒稱滿洲以前歷世皆有女眞遼史太祖紀未建國以前當唐昭宗天復三年春即曰伐女直下之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十一月又曰遣偏師討奚霫諸部及東北女直之未附者則女直以族微爲渤海及黑水等所掩不能自通於中國遼起契丹與彼接近故早於兵事見其名號後於部族表中歷詳其來貢之歲由唐天復至遼興宗立及百七十年蓋爲宋仁宗之天聖九年矣宋人紀載皆稱女眞明人官私文字女眞女直並稱今據大明會典卷一百零七禮部六五東北夷條曰女直古肅慎地在混同江東開原城北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爲金餘孽永樂元年野人頭目來朝其後悉境歸附九年始設奴兒干都司建州兀者等衛及千百戶所以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敕印又置馬市開原城以通貿易蓋女直三種居海西等處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等處者爲建州女直各衛所外又有地面有站有寨建官賜敕一如三衛之制其極東爲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海西建州歲一遣人朝

貢。又陳仁錫潛確類書其未經清世抽毀之舊。本於第十四卷四夷門。收黃道周博物典彙第九卷後建夷攷云。今女真卽金餘蘖也。國朝分爲三種。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建州海西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置都司一。曰奴兒干。以統之。官其酋。此可見明代於女真紀錄甚詳。而明史概削之。清亡後當修清史。亦正當併修明史也。

建州女真爲清之正系。別有專紀。海西與野人兩種女真。以其爲清代所諱言。久不見於載籍。今不能不畧言之。海西爲元代行政區域之名。屬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世祖紀。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壬戌。省遼東海西提刑按察使入北京。又仁宗紀。延祐二年夏五月庚午。立海西遼東鷹坊萬戶府。隸中政院。又日本稻葉氏所引皇明實錄。太祖洪武十六年四月己亥。故元海西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願內附。上遣人賚勅往諭之。皆其證也。元官制行中書省。每省丞相一員。平章二員。右丞一員。左丞一員。參知政事二員。郎中員外郎都事各二員。遼陽行省之右丞。當駐海西。故皇明實錄稱元海西右丞在元地理志。遼陽行省所屬開元路爲海西地。而無海西之名。則其爲區域。亦係通俗之稱。非分路分府之爲定制之比。海西與建州明世區爲兩種。然野人之蹂躪海西。建州事蹟甚著。海西建州。有無軋轢。明中葉以前無所表見。惟於成化間。建州與海西極意聯絡。以爲明患。事見脫羅紀。至嘉靖時。乃有扈倫四部與建州相抗。其種族已非從前之海西。四部中哈達最忠於明。最先爲清太祖所滅。明史張學顏傳。隆慶六年。宣諭王果。呆懼。十二月。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歟。學顏因而撫之。云云。王台卽哈達部酋。史

稱海西。可知扈倫四部之即爲海西故地也。扈倫明史謂之忽喇溫亦中葉以來由野人而入居海西者。明初之言海西地同而部衆尙非扈倫洪武十六年之勅諭海西右丞阿魯灰其詞曰惟賢者能知存亡之道。決去就之幾。今爾所守之隘東有野人之隘南有高麗之險北接曠漠惟西抵元營道路險扼。孰不以爲可自固守云云。則明其地望在野人之西。又稻葉氏引全遼志卷四宦業志徐玉傳云丁卯大軍征納哈出。玉爲前鋒直抵金山破營寨。俘斬尤衆。進至一禿河會納哈出降。遂還未幾又掠地海西至松江招諭人口五千餘馬牛車輛九百有奇至一迷河虜踵其後稻葉氏接語云一禿河今爲伊通河。松江爲松花江。畧地海西至松江可知海西在松花江流域云云。今按丁卯爲太祖洪武二十一年明史本紀是年封納哈出爲海西侯即就其地封之也。納哈出爲故元丞相其降明始末詳明史韃靼傳明一統志。金山在開原西北三百五十里遼河北岸與兀良哈接境是爲海西盡處稻葉又引朝鮮書龍飛御天歌卷七第五章注云今之三姓以西松花江之上流地方謂之海西江焉云云稻葉以此推求海西地望誠是矣然明人本稱扈倫四部地爲海西以扈倫爲海西之標的則地本確定不待煩言。

海西女眞之地望略如上述。野人女眞之地又若何。野人二字以種人之程度言此亦殊難確定其界域。自非女眞人言之凡女眞皆爲野人。稻葉氏引皇明實錄成祖永樂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來朝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以阿哈出爲指揮使據此則阿哈出本爲建州女直頭目明

廷就給以官。而稱女直野人頭目。是建州亦可謂之野人也。又引皇明實錄。太祖十八年九月甲申。女直高那日。捌禿禿魯不花三人。詣遼東都指揮使司來歸。自言高那日乃故元奚關總管府水銀千戶所百戶。捌禿禿魯不花乃失憐千戶之部人也。皆爲野人獲而奴之。不勝困苦。遼東樂土也。願居之。乞聖明垂恩。得以琉璃珠弓錫鑱遺野人。則可贖八百餘家。俱入遼東事。聞賜高那日等衣人一襲。琉璃珠五百索。錫五斤。弓弦十條。云云。明遼東都司屬左軍都督府。轄今奉天省內鐵嶺以南各地。與女真相鄰而不相雜。高那日等自女真來。自稱爲野人所苦。願居遼東。則脫離女真。乃爲脫離野人之地。其所指野人。未必非建州海西等部。清人以女真之舊。侵入遼東。據遼瀋而都之。入關以後。乃以遼東三省爲一區域。作滿洲之根據地。其實滿洲本無此部名。而遼東都司舊轄之地。亦爲自古版圖所收。明時尤與羈縻地之奴兒干都司。截然相別也。又引實錄。洪武二十年十月。詔取遼東官軍。曾往海西野人地。及納哈出之境。歷涉勞苦者二百六十人。赴京。各賜文綺羅衣鈔錠有差。云云。以海西野人地面連稱。是海西亦可稱野人。又引朝鮮之龍飛御天歌卷七第五二章注。云東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德久矣。野人酋長。遠至移蘭豆漫。皆來服事。常佩弓劍。入衛潛邸。曠侍左右。東征西伐。靡不從焉。如女真則斡朵里豆漫夾溫猛哥帖木兒火兒阿豆漫古論阿哈出託溫豆漫高卜兒闕。云云。其註語謂移蘭豆漫爲三萬戶。移蘭爲三。今滿語猶然。三姓今改依蘭府。卽用其三字之舊音也。又明史。朝鮮傳。成化十一年四月。國王李婆奏。建州野人糾聚毛憐等衛。侵擾邊境不已。乞朝命戒飭。又十二年十

月時禁外國互市。兵器。誓奏小邦北連野人。南鄰倭島。五兵之用。不可缺一。云云。此皆指建州女眞而以爲野人矣。稻葉又引實錄。永樂二年夏四月戊午。黑龍江等女直野人歹寅加等來朝。賜鈔及文綽表裏。則指野人爲在黑龍江之女眞。黑龍江在海西建州境界之外。與明會典分列三種。女眞爲相合。自女眞自言之。則稻葉所引皇明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壬午。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巫凱等曰。今得建州衛都揮指僉事李滿住奏。原奉恩命在婆豬江住坐。近被忽刺溫野人侵害。欲移居遼河草河。朕未知有無妨礙。爾等宜計議安置。毋弛邊備。毋失夷情。云云。又引實錄正統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子童倉奏。臣父爲七姓野人所殺云云。又引朝鮮之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會寧都護府云。本高句麗舊地。胡言幹木河。(一云吾音會)本朝太宗朝。幹朵里童孟哥帖木兒乘虛入居。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殺孟哥父子。幹木河無酋長云云。稻葉氏又自據朝鮮紀載。言宣德八年冬十月。猛哥帖木兒被兀狄哈之楊木答兀。襲殺云云。又於詳考清初疆域篇中。敍兀哲部云。兀哲一作窩集。均爲滿語之森林。龍飛御天歌卷七有兀狄哈。兀狄亦此對音。哈者人也。意此部族因棲息於森林帶而得名云云。今按忽刺溫。據稻葉所考。即黑龍江之呼倫。南下侵掠。並據海西。清世官書謂之扈倫。扈倫四部中。以烏拉爲主要。而清開國方略卷四。言烏拉之先。以呼倫爲國號。姓納喇。與哈達同。此稻葉之所本也。都督猛哥帖木兒。即清世所謂肇祖原皇帝。名都督孟特穆者。被殺在朝鮮李氏朝之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明實錄載童倉之奏。言見殺於七姓野人。而朝鮮書中謂見殺於兀狄哈。

稻葉謂兀狄卽窩集之對音。則卽明會典所謂兀者衛。兀者據滿洲源流考亦謂卽窩集二字。兀者衛與兀者左右後三衛皆設於永樂二年。兀者前衛則設於永樂四年。滿洲源流考據明實錄言如此。明史兵志奴兒干都司之下所設三百八十四衛中。兀者衛及前後左右各衛設置之年亦同。兀者卽渥集。亦卽窩集。古謂之沃沮。清代謂之東海渥集部。或東海窩集部。是則明會典以兀者衛當野人女直明矣。野人女真在今黑龍江及吉林之極東。建州海西女直之言如此。明會典所指亦如此也。惟兀者前衛在海西境。別見後。

明奴兒干都司轄境極遠。東北直包庫貢島等處女真野人之境界。與清初之版圖無異。今俄國西伯利亞之海濱省。舉在其內。近年清廷遣曹廷杰視察西伯利亞東偏。乃於俄海濱省之特林地方。發見明奴兒干之永甯寺二碑。稻葉氏引明東北疆域辨誤云。光緒十一年。東海諸部已爲俄有之後。曹廷杰以受命偵察西伯利亞東偏歸呈所記之書。卽所謂西伯利亞東偏紀要者也。中言廟爾（黑龍江附近之一市）以上二百五十餘里。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石壘壁立江邊。形若城闕。高十餘丈。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甯寺記。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甯寺記。皆太監亦失哈述征服奴兒干及海中之苦夷等事。論者謂明之東北邊塞盡鐵嶺開原今以二碑證之。其說殊不足。據苦夷卽苦兀乃庫貢之轉音。此記事之文。實足破二百年來之蒙蔽者。其所述一一合於明時諸書。明之盛時。若永樂宣德之際。對於東北諸夷。豈惟務爲招諭撫養而已。直能以威力及之。遠至樺太地。可以此證之矣。辨誤之

文如此。稻葉氏則曰。野人女直之得勢。即明廷威力之失墜於東北。此非一朝一夕所致。吾人決奴兒干政廳在永樂時代。已不能保證其安全矣。考其事實。當宣德末年所得此方面之報告。有云。遠征軍在黑龍江市場。與女直爲交易之際。有打死市人者。女直銜之。控扼明軍歸路。殺八九百人。又有云。中官亦失哈等使奴兒干歸時中途被抑留者。計有五百人。凡此報告。殆即特林岸上建立永甯寺勒碑紀功。誇稱東海苦夷等服從之歲。歸途之事實耶。彼之建寺。殆亦欲以佛教布於野人之地。竇稍稍馴服之。卒無寸效。乃於正統初年。撤退奴兒干。該都司同知官退守遼東之鐵嶺衛焉。稻葉此語。當自有據。永甯寺碑形式。及未泐之原文。并潛江甘鵬雲之跋語。具見於魏聲龢之雜林舊聞錄。

女直與明人之交涉。有貢道。有馬市。稻葉所引各文。頗有可考。本文因紀清室之起原。不欲泛考女直。乃畧之。

### 建州紀第二

女直在明世爲三種。而建州女直爲清之正系。建州固係明廷所設之衛名。然建州女直之稱。其來已久。明廷因其原有之種別。以名其衛。非種別由設衛而起也。新唐書。渤海大氏置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其地在今吉林之興京附近。爲建州女真生息之地。遼移建州治靈河之南。後再移靈河之北。金元相承。皆有建州。皆爲遼以後所移之建州。在今蒙古哈喇沁土默特二旗之間。當明兀良哈境內。元一統志有故建州。則爲渤海之舊。是知建州女真之本土。自唐之渤海。創設建州。其地即恒名建州。至元

代猶有故建州之稱。其居此之女眞部落。宜其以建州爲分別名詞矣。建州設州之沿革。滿洲源流考敍述頗詳。至明之設衛。正以官清之祖先爲清一代發祥之所自始。滿洲源流考獨鶻突不明。其紀建州衛及建州左右二衛之設置。僅僅紀其設置之年。此外不着一字。且右衛設於正統間。清修明史尙不誤。源流考則誤以爲宣德七年置建州右衛。證以明實錄之事實。牴牾之迹顯然。又源流考第十三卷後附明衛所城站考。此當於建州三衛有所詳著矣。卽更或顧忌而不敢詳。其前既於部族考著二衛之設於永樂以來。其後何能不於衛所城站考。存此建州三衛名目。乃竟削去數衛。在明史妄志。尙曰有三百八十四衛。源流考則曰三百七十六衛。以便其抽去數名。遂屏建州三衛不錄。以意損減。尙復成何體裁。其按語云渤海……所領之建州。實卽國初所統之建州云云。其地望是矣。而渾稱曰所統之建州。以掩其受建州衛之職。已屬模糊。又曰。迨我肇祖原皇帝始居赫圖阿拉。是爲興京。實右衛之地云云。則更以爲肇祖不過居於建州似未有受衛職。且右衛並無分地。說詳下右衛中。而原按指興京爲右衛地。更爲無據。其實肇祖之所以爲肇祖。當時正以得有左衛指揮之職。故爲土業之肇基耳。今分述之如下。

建州衛據明史及源流考。皆謂設於永樂二年。稻葉所引皇明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來朝。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以阿哈出爲指揮使。餘爲千百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是爲建州衛之始祖。又引實錄。永樂十四年二月。賜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等宴。

夫左衛設於永樂十年。其指揮爲何人。當時未見紀載。而於十四年賜宴事。見左衛指揮之名。女真人稱衛指揮卽爲都督。不但女真自稱。明代官書亦從而稱之。明史中所稱建州都督者皆類此。清人紀述。則曰肇祖名都督孟特穆。卽此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也。說具詳於下。是爲建州左衛之始祖。宣德八年冬。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已見前篇。斯時女真人自以猛哥帖木兒之弟凡察爲代。稻葉所引實錄。正統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子童倉奏。臣父爲七姓野人所殺。臣與叔都督凡察及百戶高早化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地。欲與俱出遼東居住。恐被朝鮮拘留。乞賜矜憫云云。是時童倉直稱凡察爲叔都督。明廷亦無所非難。蓋以凡察爲猛哥帖木兒之替人明矣。又有引實錄。正統五年冬十月己未。勅諭建州左衛都督凡察等。則更由明廷明認之矣。乃又有引名山藏卷五。東北夷篇文曰。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挾衛印亡入朝鮮。童倉之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更給新印。暫歸凡察。詔以故印予董山。而繳還新印。凡察不予以更分左衛而置右衛。以新印給董山。使領左衛。凡察則持故印。而即使領右衛焉。今按清禁書目錄。名山藏。何騷遠撰。據其所紀。則董倉先認凡察爲叔都督。其弟董山乃自襲指揮。亦知凡察不甘相讓。則請以所給新印暫歸凡察。詔不之許。而凡察亦不肯出其故印。遂設右衛以爲調停。又引實錄之紀此事。則在正統七年。與明史所謂右衛設於正統年間者相合。而凡察實爲右衛之始祖矣。

建州三衛中。又以左衛爲清之正系。別有專紀。本篇先詳建州衛及建州右衛。建州衛始受職者爲阿

哈出。阿哈出在明實錄但言其爲野人頭目而稻葉引龍飛御天歌則載其與猛哥帖木兒各爲女直三萬戶之一。卽所謂移闢豆漫者也。說見女真紀。夫龍飛御天者。朝鮮李氏自頌其開國之詞也。朝鮮國在明以前久稱高麗。其國主王姓。傳世已數百年。洪武二十五年。高麗大將李成桂廢其主瑤自立。復朝鮮之舊名。在位九年。至建文二年。傳子芳遠。龍飛御天歌皆紀成桂時事。其時佩劍入衛之三萬戶中。猛哥帖木兒與阿哈出均在列。猛哥帖木兒稱夾溫。猛哥帖木兒。阿哈出稱古論。阿哈出原注謂夾溫與古論皆其姓也。稻葉又引實錄。正統六年二月丁酉。朝鮮國王李掬奏。猛哥帖兒木等被深處虧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憫之。授以萬戶職事。云云。掬爲芳遠子。成桂孫。所稱臣祖。卽成桂。成桂在位。不過洪武末至建文初。其時猛哥帖木兒。卽與阿哈出比肩同爲萬戶。阿哈出受明廷衛職較早。數年。稻葉氏謂龍飛御天歌之三萬戶。並元史地里志考之。火兒阿。卽胡里改。斡朵里。卽斡朵憐。托溫。卽桃溫。今按元志原文。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屬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一曰桃溫。距上都四十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十八百里。一有胡里改江并混同江又有合蘭河流入渤海。一曰斡朵憐。一曰脫斡憐。一曰李苦江。各有司存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滿洲源流考。訂正桃溫曰屯。屯河在甯古塔東北七百里。源出屯池。南流入混同江。明永樂二年。曾置屯河衛及千戶所。當卽其地。又訂正距上都四十里曰四千里。又訂正胡里改曰呼爾哈。爲今甯古塔河名。又訂正斡朵憐曰鄂多理。爲清最初發祥之地。鄂多理萬戶。猛哥帖木兒。自

別有肇祖紀。惟據龍飛御天歌。則知阿哈出本爲火兒阿萬戶。卽元史之胡里牧萬戶。亦卽滿洲源流考之呼爾哈萬戶。明廷授以建州衛指揮。此阿哈出之原仕履也。

阿哈出以從軍有功。賜姓名爲李思誠。此見稻葉氏之敘述。未指所據。要必有本。黃道周建夷考。亦曰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子釋家奴等。皆以有功賜姓名。官都督同知。則與稻葉之說正合。稻葉又引實錄。永樂元年九月。上謂兵部尙書劉備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無姓以別之。並宜賜姓。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從之。云云。並以此證賜姓事已行於洪武。又引實錄。永樂八年。有列記建州賜姓之文。阿哈出之子釋家奴。爲李顯忠。曾卜爲張志誠。但不見阿哈出事。彼之賜姓。當在其前。女直考及東夷考略。均言彼曾邀此典。云云。釋家奴之得賜姓名。亦與黃氏建夷考合。稻葉又謂阿哈出必卒於永樂六七年間。故八年使釋家奴爲都指揮。尋有賜姓之事。正其父子襲替之事實。據稻葉言。先使爲都指揮而後賜姓。當別有據。又引實錄。永樂十年十一月己酉。遼東都指揮同知巫凱等奏。建州衛指揮李顯忠。指揮李達。趙劉不顏。悉挈家就建州居住。歲復乏食。上命發倉粟賑之。云云。則阿哈出自授建州衛指揮後。未居建州。蓋尙從軍在外。至身後其子釋家奴襲職數年。乃挈家以往。此阿哈出之死職。與其子釋家奴之承襲。及後歸本衛之事實也。

釋家奴既歸建州本衛之後。不知何時。又南徙婆羅門。卽前篇所紀正統元年閏六月壬午勅文云。得建州衛都指揮僉事李滿住奏。原奉恩命。在婆羅江住坐。近被忽刺溫野人侵害。欲移居遼河草河。是

也。婆豬江。明史朝鮮傳謂之濱豬江。鴨綠江之支流。成化三年征建州時。敕朝鮮助兵進勦。乃遣其中樞府知事康純統衆萬餘渡鴨綠濱豬二江。攻破九獮府諸寨。云云。可知婆豬江之近於朝鮮。稻葉氏考朝鮮之西征錄備詳李滿住在婆豬江之居址。此皆專考歷史地理之文。今不備引要之婆豬江卽今之侈家江。固自確定無可疑者。李滿住之姓李。承阿哈出父子所受賜姓而來。滿住爲建州酋長之尊稱。別有滿洲名稱考。已詳之。滿住旣爲公共酋長之稱。則此李滿住不能鑿定爲何人。其後成化三年明征建州誅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未知卽此李滿住否。滿住於正統元年欲由婆豬江他徙。至正統三年則已成事實。稻葉引實錄。正統二年六月建州衛掌衛事都指揮李滿住遣指揮趙夕因哈奏舊住婆豬江屢被朝鮮國軍馬搶殺。不得安穩。今移住竈突山東南渾河上。仍舊與朝廷効力。不敢有違。云云。稻葉考竈突之義。滿語謂之呼欄山爲哈達。今興京西之呼欄哈達。卽當時之竈突山。於是李滿住爲復其建州舊地矣。此時李滿住奏中並言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憐衛事。其衛印被指揮阿里古藏不與。今猛哥不花男撒滿答失里襲職仍掌衛事。乞給與印信以便朝貢奏事。阿里印信不許行用。事下行在禮部兵部議。渾河水草便利。不近邊城。可令居住。阿里見住毛憐衛部下人衆。宜與印信。撒滿答失里住建州衛。與毛憐衛隔遠。又無部下。難與印信。其朝貢奏事宜令李滿住給與印信文書爲便。從之。云云。夫居建州衛而並無部下者。可居掌毛憐衛事之名。毛憐衛又自有指揮。其故頗難索解。惟稻葉又有建州雜考一篇。引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

女直先處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請以建州老營地俾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云云。今按建州衛指揮釋家奴已於永樂十年歸其本衛。此建州女直之先處開原者。當時釋家奴所留遺至永樂末叛入毛憐。當即其掌毛憐衛事所由來。宣德間以其在毛憐與毛憐人相攻殺。朝廷俾居建州老營地。當即滿住之叔猛哥不花也。以意度之情事似合。

李滿住既歸建州舊地之後。正統五年。建州左衛都督凡察。又奉勅入處婆豬江。李滿住所居。勅言同李滿住居處。則滿住雖棄婆豬江。婆豬江地猶爲滿住名義也。此左衛事別詳肇祖紀。以後直至成化初。李滿住伏誅。稻葉所著滿洲歷史地理及清朝全史。皆無大事可紀。惟明史朝鮮傳略見建州事。此清廷文字獄之漏網。當修史時。君若臣皆偶存明人史料而不自知。今日苟無稻葉等書爲之貫串。吾輩亦無從爲之披沙而揀金也。今據朝鮮傳。正統十三年冬。命使調發朝鮮及野人女直兵。會遼東征北寇。此所謂野人女直兵。指建州海西蓋向來女直尙恭順。而明亦頗字畜之。故有此舉。其實明有虜患。女直已萌蠢動之念。明年土木之變。英宗北狩。又明年景泰改元。夏。遼東奏報。開原瀋陽有寇入境。掠人畜。係建州海西野人女直。目李滿住等爲嚮導。又景泰二年冬。以建州頭目潛與朝鮮通。戒璣。絳母作不靖。賄後悔。絳又爲當時朝鮮國王。絳疏辨復諭曰。宣德正統年間。以王國與彼互相侵掠。敕

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給賞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職。王又加之。是與朝廷抗也。王素秉禮義。何爾文過節。非後宜絕私交。以全令譽。云云。此事別見後董山紀。當時建州三衛皆受朝鮮官職。自董山與凡察分領左右衛後。此時正三衛並立之時。清代自諱其曾爲明臣。因諱建州衛事迹。豈知並有稱臣於朝鮮之事。阿哈出孟哥帖木兒之入侍李成桂。建州三衛之受官於李瑊。雖事本無奇。然以清世諱莫如深之陋態。得此發其覆焉。亦一談柄也。

天順五年。建州又有至朝鮮義州殺掠之事。按明會典。稱建州女直爲居建州毛憐等處者。則毛憐衛實與建州衛爲同部。觀正統三年之李滿住奏。其叔及叔之子皆居建州。而有掌毛憐衛事之名。其時毛憐衛指揮爲阿里古。然前一年之實錄云。正統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子童倉奏。欲出遼東。恐被朝鮮拘留。乞賜矜憫。云云。全文已見女真紀。此時上敕毛憐衛都指揮同知郎卜兒罕。令人護送出境。毋致侵害。其時毛憐衛指揮。又爲郎卜兒罕矣。至天順四年。仍爲郎卜兒罕。爲朝鮮所殺。致招建州之讎。則中間之毛憐衛指揮阿里。必即郎卜兒罕一人。而有二名者。明史朝鮮傳。天順四年。復諭瑊曰。王奏毛憐衛都督郎卜兒罕通謀煽亂。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於國中。豈得加諸鄰境。郎卜兒罕有罪。宜奏朝廷區處。今輒行殺害。何怪其子阿比車之思復讎也。聞阿比車之母尙在。宜急送遼東都司。令阿比車領回。以解讎怨。五年。建州衛野人至義州殺掠。瑊奏乞朝命還所掠。兵都議。朝鮮先嘗誘殺郎卜兒罕。繼又誘致都指揮兀克。縱兵掠其家屬。今野人實係復讎。宜諭朝鮮。寇盜之

來皆自取。惟守分安法。庶弭邊釁。從之。此建州衛未明指其爲何衛。姑列爲李滿住之建州衛事。其云都指揮兀克。未知三衛中何衛之指揮。亦姑存疑而已。

自天順紀元以來。建州三衛之勢力已盡操於左衛都督董山之手。朝鮮傳所言三衛私結朝鮮。實際皆董山所主動。事見董山紀。董山於成化二年爲明廷所誘致。旋殺之。稻葉所敍述固有所據。就所見之籍。則黃氏建夷考正與符合。稻葉又引實錄成化三年春以後之建州。與遼東交涉。一則於正月有兵部奏曰。巡按遼東監察御史魏瀚奏。虜寇入遼東鹹場堡及鴉鵠山屯梁家臺等處。縱火焚堡門。營舍大肆殺掠而去。云云。再則於二月有總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李秉等奏曰。海西建州等處女直入鴉鵠關。抄掠佛僧洞等處。副總兵施英等分兵禦之。遣都指揮鄧佐率軍五百前哨至雙嶺。遇伏戰死。一時陷沒者百餘人。時英亦次樹遮嶺。與參將周俊兵合去佐不遠。不能應援。致損士馬。挫軍威。云云。三則於三月紀。建州海西女直入連山關通遠堡開原撫順搶掠。又鐵嶺甯遠廣寧境外。亦有達賊窺邊。奏至上。命遼東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嚴督官軍防禦之。既而又入遼陽相近之連山關東掠撫順。云云。四則於四月停免遼東歲貢人參。故事。遼東都司歲貢人參。每歲役東甯衛卒出境採辦。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賦無所出。巡撫都御史袁愷等以爲言。免之。云云。是月己丑。遂出師討建州。既用遼東兵。而朝鮮亦以援軍由鴨綠江進。見明史朝鮮傳。稻葉則別引朝鮮書詳言此時建州都督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即由武靖伯趙輔等兵威所迫。遁至兀彌府。爲朝鮮軍所偵知。捕斬之前。朝鮮

以私交建州女直爲明所憾。至是乃大意甚得其軍將斫大樹之白書曰某年月日朝鮮大將魚有詔滅建州而還。明兵至此見白書已在彼等還師後矣。云云。今按兀彌府卽婆豬江谷地。李滿住先曾居此。詳見稻葉所引朝鮮之西征錄。明史朝鮮傳之所謂九彌府。正係兀彌府之訛。朝鮮傳但云攻破九彌府諸寨。斬獲多四年正月遣官來獻俘。語從厚賚。獎敕諭之不言捕斬李滿住父子已有所譁矣。稻葉敍明之正兵由趙輔出撫順關。在今薩爾滌城附近之密林。頗有苦戰。建州女直於彼處亦有可死守之險隘。據趙輔所報告。謂賊占大山。據險迎敵。又謂賊俱在五嶺及以東之密林。以阻官軍。凡皆謂此。然明兵以九月二十四日出撫順關。十月四五日入女真之根據地。先已不能不認爲告捷。數於其地獲得敕書。朝鮮國之帖文番書及器械等。可知此時虎城爲明所屠。虎城一作古城。李滿住及董山之寨在虎城。即今興京地。蓋以竈突山女真名爲虎欄山。取其首一字之畧稱。彼等之寨固近竈突山也。明之別隊由鳳凰城經行。一路不過報稱屠若干小寨。乃自前鋒渡婆豬江。忽有意外奇捷。收諸朝鮮援軍之手。是年二月以霜雪寒甚急還班師。趙輔手成平夷賦。謂此役直斷絕建州女真其實未必如此。明史趙輔傳。其前征大藤峽。獲封武靖伯。已而蠻入潯州。幾以妄言冒封爵抵罪。則誇誕本其所長。稻葉則謂輔還軍後。東邊似即有警。明人記錄中有謂成化三年之役虛聲甚盛。而實不相副。自某事某事觀之。直不免玩寇之誣。趙輔傳於此事。則言成化三年總兵征迤東與都御史李秉備。謂恐餘賊復爲患。可知滅賊之語之誣。趙輔傳於此事。則言成化三年總兵征迤東與都御史李秉

從撫順深入。連戰有功。升侯。李秉傳則言爲總督。與武靖伯趙輔分道出塞大捷。帝勞以羊酒。賜麒麟服。加太子少保。其渾而不敢洩露如此。夫以成化三年之大捷。爲明馭東夷之一大關鍵。史竟掩沒盡淨。談邊事者亦幾莫能言之。得日人納羅明及朝鮮舊籍。乃始有端緒可尋。洵尙論之一大快矣。

成化三年以後。女真之擾邊。仍爲董山之子脫羅。蓋以後建州之悍。全以左衛爲中堅。李滿住在時。已徒有其名。被誅後更無論矣。阿哈出後人之建州衛。至此殆已告終。惟黃氏建夷考。稱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繪禦之。失亡多亡何。撫臣子敎坐減賞物。夷人譁。更詐殺譁者。夷由此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此李撒赤哈未知爲何衛之酋。成化末。海西酋名李撒赤哈。結董山之子爲邊患。距嘉靖二十一年。蓋五六十年。當非一人。此亦一存疑也。要之嘉靖中葉以後。正右衛都督王果猖獗之秋。固無他衛曾用武之餘地耳。

以上紀建州衛已畢。右衛後起。始祖凡察。爲猛哥帖木兒之弟。因與其姪董山爭印。當正統七年。明廷設右衛以處凡察。爲之解紛。稻葉撮引實錄。正統七年。分建州左衛設右衛。以董山爲左衛長。以凡察爲右衛長。勅董山曰。汝爲凡察之一家。今分而設衛。汝處之大小頭目人民。任汝指揮。自今無相侵犯。勅凡察曰。汝所應領有之頭目人民。已命遼東官吏公同審問。從屬既明。汝其安守生業。勿怠致戾。又引名山藏所記。文已見前。與此相合。稻葉言。凡察死於正統十一年至景泰元年之間。當緣正統十一年以前。別見有凡察之事實。而景泰元年以後。更確有建州右衛指揮。已非凡察之事實。必有所據也。

稻葉又言明廷向例遇新設衛名或遷移衛地必發特詔指定其大概地點惟於建州右衛一以官印爲主不言地域或推想爲以左衛遷住之範圍而割與之理或宜然要之一無紀載可知領土一事彼此皆不重視故可斷言建州右衛止爲名義上之設定其實不過賜一官印而已自明中世對女真之政策殆止注重賜印其他一切不顧然則事實上於其內部之爭奪已不能加以何等干涉故爭奪官印在明代足爲女真人一大歷史云云蓋謂其左右二衛卽有分地亦其內部之事明廷旣無支配即非能有所平亭也。

凡察既歿右衛指揮不詳其人明史朝鮮傳天順五年建州衛野人至義州殺掠部議謂朝鮮先嘗誘殺郎卜兒哈繼又誘致都指揮兀克縱兵掠其家屬今野人實係復讐云云郎卜兒哈爲毛憐衛指揮其所謂都指揮兀克之被誘被掠而建州爲之復讐當是建州三衛中一衛之都指揮是時建州衛都指揮爲李滿住左衛都指揮爲董山俱無被誘致之事則意者兀克其右衛之都指揮乎此凡察以後所有一疑似爲建州右衛指揮者也。

稻葉敍成化三年事言其先董山之勢日盛曾有強求明廷以一人兼建州衛及右衛都督之事此必有本然則天順成化之間右衛又曾爲董山所兼領彼建州衛之李滿住明明尙在其死在董山之後乃董山亦曾兼建州衛都督則此事不足爲右衛中絕之證董山襲職在正統七年凡察之死據稻葉言在正統十一年景泰元年之間卽知董山之以左衛稱雄亦自景泰間始成化初董山爲明所殺建

州尙襲董山之餘威。以左衛爲中堅。右衛浸微。至嘉靖時。左衛中落。蓋景祖兄弟六人。分居六處。謂之甯古塔貝勒。甯古者六數。塔者個也。見吳兆騫甯古塔紀畧。滿語之甯古塔貝勒。漢語謂之六祖。具見清代官書。六祖居興京附近。並非甯古塔地。世以地名有稱甯古塔者。而於甯古塔貝勒。謂卽以地得名。並謂甯古塔地有塔。皆謬說也。當六祖分居之日。正左衛渙散之時。以故嘉靖間之建州悍酋爲王。王果據明史李成梁傳稱之曰建州都指揮。不詳其爲何衛。稻葉氏言明人紀錄中謂果爲右衛都督。然未指此所謂明人紀錄書爲何名。原文何若。又言王果當爲凡察之後。則以右衛而推知之。明史稱爲建州都指揮。當是建州諸衛皆衰。惟王果以右衛獨猖獗。遂如天順間董山獨兼三衛之例。雖起於右衛。隆萬間已不以右衛名。此嘉靖以後右衛又與左衛代興之事實也。

王果之名。自雞林舊聞錄。謬引山東人爲清世祖姦生父之說。流入英人濮蘭德所著之清宮史。前於舊聞錄有所辨正。但詳言彼錄文字之無稽。當時尙未能言王果之本末。近始於明史張學顏李成梁等傳。得其端緒。復有稻葉氏所言。及其貫串之線索。乃確知李成梁傳之王果子阿台。卽東華錄之阿太章京。王果父子與景顯二祖相終始。卽與太祖起兵緊相銜接。以其事緒較繁。且果曾爲建州全部之雄長。役屬景顯二祖。其子阿台。乃與清太祖相嬗。景顯二祖死於阿台之難。在清實錄爲殉阿台。在明人紀述爲二祖賣阿台以媚李成梁。仍爲成梁所濫殺。要之與清世關係獨多。事蹟亦較富。別爲專紀。附後。茲不具列。

王杲爲明兵所捕斬。斯時左衛後人爲清景顯二祖，尙未能自振。而與杲相繼爲邊患者，仍爲右衛分子之王兀堂。蓋兀堂既非左衛支派，所居又不在興京附近，當凡察分爲右衛之日，明廷既不言其分地。其時興京卽赫圖阿拉等處，爲李滿住所居。凡察等初還建州，卽在滿住所遺之婆豬江流域。後董山入居赫圖阿拉，意婆豬江地，卽爲右衛所居。而王兀堂之興恰在婆豬江流域，意與王杲同部。果入居興京附近，遂由兀堂領其故地。證以明史，王兀堂居近寬奠，是爲婆豬江地。張學顏傳、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鑊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佃，以時絕不果。萬曆初，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移險山五堡於寬佃長佃雙墩長領散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王杲復犯邊，殺游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如此則示弱也。卽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佃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明年冬發兵誅王杲，大破之。云云。此王杲與王兀堂爲同時各部，而王兀堂諸部爲近於寬佃之證也。又李成梁傳。萬曆七年，迤東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寬奠，後參將徐國輔弟國臣強抑市價。兀堂乃與趙鎖羅骨數遣零騎侵邊。明年三月以六百騎犯鑊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以千餘騎從永奠入，成梁擊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敵以騎卒拒而步卒登山鼓譟。成梁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其秋兀堂復犯寬奠，副將姚大節擊破之。兀堂由是不振。云云。所稱迤東都督未知爲王杲死後而襲之抑。

本有此名號。明人稱建州爲迤東。已見前引趙輔傳。成化三年總兵征迤東一語。當萬曆七八年爲明兵所破。史言自是不振。蓋後二三年。清太祖卽以左衛崛起。盡併諸部。次及海西野人。然後入佔遼東。固亦不容建州復有他能自振之部落矣。凡察爲孟哥帖木兒之弟。孟哥帖木兒并其子阿古爲七姓野人所殺。雖尙有童倉及董山二子。然其時建州左衛都督之名號暫歸凡察。具見前文。夫孟哥帖木兒爲清之肇祖。原皇帝孟特穆。童倉卽其次子褚宴。董山卽其長子充善。實毫無疑義。別見後諸紀。至凡察之名。在清世官書有名范察者。或亦作樊察。其說曰。三天女浴於布爾湖里。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忽已入腹。有身生布庫里。雍順三姓有亂。雍順往知爲天女所生。撫爲國主而亂定。是爲清<sup>用</sup>基之始祖。越數世。國人叛。雍順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者獲免。隱<sup>匿</sup>身以終。數傳至肇祖原皇帝。云云。日本人以范察之爲人幼子。遭家難而獲免。與明世所紀凡察之事同。決爲卽係一人。雖其世次不符。然今按開國方略。雍順之於肇祖。其相距之世數。本與他官書大不相合。方畧係據太祖所自言。必更可信。雍順以來之世次。先自不確。則凡察之在清祖先中。世次亦安足徵信。事實同。命名同。此凡察卽彼范察或樊察。當可信。說詳後雍順及肇祖各紀。

建州左衛前紀第三  
布庫里雜記

王先謙東華錄所錄清實錄文。云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山之上有潭曰闔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

三長恩吉倫。次正吉倫。次佛吉倫。浴於池浴畢。有神鵠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未晚。言已別去。佛庫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愛新覺羅爲姓。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卽其地也。與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効順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構兵相仇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衆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衆往觀。皆以爲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爲昇。迎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爲國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議。妻以百里。奉爲貝勒。其亂乃定。於是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漠惠一作鄂謨輝)俄朵里城(俄朵里一作鄂多理)國號滿洲。是爲開基之始。越數世以後。不善撫其衆。國人叛。布庫里雍順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一作樊察)者。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鵠止其首。追者將望鵠棲處。疑爲枯木中道而返。范察獲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俱德鵠。誠勿加害。云數傳至肇祖原皇帝。

以上爲清世所傳始祖布庫里雍順之事實。古來帝制與神權互相糅雜之代。例作此等不經語。以示神奇。帝王之末造有願子孫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之痛。而其代興者必又興高采烈。自古有命在天。

千古昏蒙。如出一轍。清起荒服。見解尤不免蒙昧。三天女浴身之說。三百年以爲不刊之典。總之爲無父之兒而已。若後世以山東人王果故事。附會雍順之母。正無可解。日本人則謂雍順本無是人。清之本原。卽肇祖爲始。其說創於文學博士內藤虎次郎。而稻葉岩吉等皆尊信之。其所根據。不過以長白山東俄漠惠之地名。恰與肇祖所乘虛入居之朝鮮會甯府屬地幹木河相合。肇祖卽於此地受建州左衛指揮之職。指爲發祥之據。幹木河一名吾音會。又名阿木河。其音與俄漠惠鄂謨輝均相等。此事別詳肇祖紀。日本人謂清人指發祥地在甯古塔附近。以今敦化縣爲鄂多理。而於其左近覓一音與俄漠惠相近之地以實之。此所覓得之俄漠惠。僅從康熙朝內府輿圖中。按其字音摸索而得。而在康熙朝勅撰之皇輿表卷二。言俄朶里城在興京東北一千五百里。四至莫考云云。當時並未確指俄朶里之境。又安有俄漠惠地。且其地在長白山北。非長白山東。故斷言敦化附近之俄漠惠爲乾隆以來所附會。而俄朶里則係建州部族之稱。非必實有是城。因幹木河與俄漠惠音近。恰在長白山東。乃斷定其實錄所言雍順發祥之地。又以幹木河地無俄朶里城可指。則斷定爲建州原有之部族名。又以入幹木河者爲肇祖。則斷定雍順之事實。卽肇祖之事實。並非別有真人。曲折按合。其會意亦甚巧。此日本人之見解也。

然吾以爲俄漠惠與幹木河。均爲譯音。幹木河究爲肇祖所遷居。非俄朶里之原地。幹朶里爲元史之斡朶憐。自有明證。而稻葉氏所據龍飛御天歌。朝鮮李成桂於明洪武建文之間。確有移闢豆漫卽三

萬戶入侍之事。此二萬戶中。一爲後授建州衛指揮之阿哈出。一爲後授建州左衛指揮之孟哥帖木兒。卽清肇祖孟特穆。而要皆爲元地理志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五萬戶府中之三萬戶府。具如上篇所述。夫此五萬戶府既設自元初。在明初肇祖之爲斡朵里萬戶。必得自先世之遺。觀其與阿哈出等所標三萬戶之名號。旣與元志相合。必卽受自元初。元百官志於諸路萬戶府之下云。其官皆世襲。而元兵志則云。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修官制。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云云。又於軍士則言遼東之戍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奮軍。則皆不出成他方者。蓋鄉兵也。云云。據此可知元萬戶府之本皆世襲。女直軍尤爲鄉兵。不出成他所。無遷官不得襲之理。亦無死陣死病之別。元初各萬戶府之原名尚在。卽其受自元初得之世襲無疑。又考魏源聖武記開國龍興記一所引開國方略。及王先謙東華錄。天命以前萬曆四十年壬子十二月。太祖責烏喇貝勒布占泰有云。我愛新覺羅氏。由上天降生。事事順天命。循天理。數世以來。遠近欽服。從不被辱於人。汝卽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以來之事。亦不知耶。云云。則雍順之得姓。及誕自天女。據太祖自言。不過十世以來之事。從太祖本身而上溯之。二世爲顯祖。三世爲景祖。四世爲興祖。五世爲妥羅。卽脫羅兄弟。六世爲董山。卽充善兄弟。七世爲肇祖。再溯其前。不過三世。卽滿十世之數。是知實錄所云雍順開國。越數世而後國亂。又遁荒越數世而後。

傳至肇祖必爲悠謬之詞。由元初至明洪武末相距百年。正合三世以來之時限。幹朶里必有始祖。始祖又必在元初。太祖自述雍順之生前於肇祖者爲三世。則雍順之卽爲元初受萬戶府職者。又無疑矣。

雍順既必有是人。其所居之地爲元代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之幹朶里。夫合海府領混同江南北兩岸之地。以三姓地爲其中心。則清實錄所謂雍順往定三姓之亂者亦不無關合。其鄂多里之是否卽令敦化。證以實錄所言距興京千五百里。殊不相合。今敦化之距興京至多不能滿千里。康熙時旣稱鄂多里城四至無考。則後起之以鄂多里爲卽阿克敦。而設縣時遂名敦化者。殊難必其眞確。當尙在其北。與三姓較近之處。因元地理志可證幹朶里之有萬戶。且與胡里改均屬合蘭府。可見清之自有始祖。不能以肇祖居朝鮮會甯之幹木河。適與俄漠惠之音相近。而將始祖與肇祖并爲一人。夫幹木河與俄漠惠僅止音似。本不能強斷爲一地。惟長白山方位有定。實錄旣指俄漠惠之野及幹朶里城。在長白山之東。而據清之官書。并上溯元地理志。皆當定幹朶里在長白山北。日本以東與北一字之歧異。卽斷清始祖爲無此。以幹木河之音近俄漠惠。卽斷清肇祖爲實錄之始祖。所化一而爲二。則亦未免武斷矣。夫實錄本難盡信。雍順至肇祖之世次。卽與太祖自述之言不符。中間着一范察。又當卽肇祖弟。凡察之傳訛。實錄有此種種難據之迹。何獨以其一東字爲萬難改動。意其所云長白山東。或卽肇祖所居幹木河。誤合爲一。果爾則東字緣後來所徙之地而延誤。所誤不過一東字。日

本人必以斡朵河富俄漠惠。又無以處斡朵里。則以爲是部族而非城。知有元地理志之合蘭府各萬戶。而斡朵憐萬戶府。決不能移至朝鮮。則略之爲部族。又抹撥一元初始受斡朵憐萬戶之人。使清史必除去始祖一代。乃與相合。是其所抵觸者較多。不如聽其東與北方向之小誤。而於其他各證據爲相合。以雍順在未爲建州左衛以前。故又爲建州左衛之前紀。其下距肇祖之世次。則據太祖所自言。斷爲三世以內。與元初至洪武之末年數亦相合。而不從實錄所言。是爲布庫里雍順紀。

#### 肇祖紀第四

肇祖原皇帝諱都督孟特穆。生有智略。慨然以恢復爲志。計誘先世仇人之後四十餘人。至蘇克蘇濤河虎攔哈達山下赫圖阿哈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餘里。誅其半以雪祖仇。執其半以索舊業。既得遂釋之。於是肇祖居赫圖阿喇地。生子二長充善。次褚宴。

以上爲王先謙之東華錄。蘇克蘇濤河注云。蘇濤二字或作素護。虎攔哈達山注云。虎攏或作呼蘭。赫圖阿喇地注云。謹案開國方略。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後稱興京。

蔣錄無至蘇克蘇濤河虎攔哈達山下赫圖阿哈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餘里數句。又諸所引開國方畧等書。皆指赫圖阿喇爲距俄朵里一千五百餘里。此以一字訛爲四字。必當改正。又赫圖阿拉地在虎攔哈達山下。此別有所謂赫圖阿哈者。哈字當係喇字之誤。日本稻葉氏亦引此文爲傳鈔太祖實錄。哈正作喇。四正作一也。

清官書之言肇祖事實者止。此所云先世之仇在女真部族。彼此相殺本無足異。雍順之後爲人所殺。肇祖起而復仇。此與肇祖後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等幸存係別一事。今據稻葉氏所援引之各書別輯肇祖之事實如左。

猛哥帖木兒爲元斡朵憐萬戶府之後。姓愛新羅覺氏。一云姓夾溫。又姓童元。亡此斡朵憐萬戶府未經明廷所懲。亦未爲明廷招降所及。猛哥帖木兒猶以舊萬戶之稱自居。與阿哈出等三人皆出於元合蘭府水達達等路萬戶府之後者。同稱爲三萬戶。用滿語則謂之移蘭豆漫。以此名義。先旨通於朝鮮。明太祖洪武末年。朝鮮李朝李成桂開國。更名李旦。女真三萬戶入侍。而猛哥帖木兒經旦授以萬戶之職。蓋復其世稱。僭爲中國代施其爵賞也。猛哥帖木兒既復祖仇。遂居赫圖阿喇。旋徙璦春。李旦以建文二年讓國於子芳遠。建文三年爲朝鮮王李芳遠之元年。芳遠在朝鮮王位時。曾陞猛哥帖木兒上將軍職。至芳遠之十年。女真寇朝鮮。朝鮮罷孔州棄其地。時爲永樂八年。猛哥帖木兒乘虛入居之。越二年。永樂十年。明設建州左衛。卽於朝鮮孔州故地。十四年。猛哥帖木兒朝京師賜宴。十六年。朝鮮太宗李芳遠請傳位於世子禡。十八年。爲朝鮮王李禡。元年宣德八年。爲朝鮮李禡。之十五年。其冬。猛哥帖木兒并其子阿古。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暫代。遺二子曰童倉。曰董山。終以董山襲左衛指揮。別有專紀。清初追尊猛哥帖木兒爲肇祖原皇帝。

猛哥帖木兒。明紀載亦作孟哥帖木兒。清紀載言肇祖原皇帝諱都督孟特穆。都督爲官名。滿文稱

某人某官者。例先官名而後人名。日本人由奉天鈔得之。清實錄。清初紀載。尙多沿關外之舊。紀某人某官。恒稱某官某人。肇祖爲都督。故名字之上。冠以都督。興祖之名。實錄亦言名都督福滿。此可知也。元史名帖木兒者極多。殿板及欽定三史國語解。皆改作特穆爾。

斡朵憐萬戶府。見前篇。出朝鮮之龍飛御天歌。愛新覺羅。出清實錄。夾溫。出龍飛御天歌。其姓童。亦見稻葉所引朝鮮人所著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會甯都護府下。曰本高勾麗舊地。胡言斡木河。本朝太宗朝斡朵里童孟哥帖木兒。乘虛入居。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殺孟哥父子。斡木河無酋長。十六年。遂移石幕甯北鎮于伯顏愁。尋以斡木河西北富賊衝。且斡朵里遺種所居。特設城堡。令甯北鎮節制使兼之。然其地距鎮阻隔。聲響懸口。是年夏。別置鎮於斡木河。以豐山圓山細谷宥洞高郎岐阿山古富居金回還等地爲界。稱會甯鎮云云。此爲孟哥帖木兒姓童之所出。孟哥子名童倉。童亦姓也。鴨綠江流域之婆猪江。因建州女真所居。後改稱佟家江。佟與童爲一音。滿洲佟姓本大族。愛新覺羅爲清始祖之姓。夾溫疑即斡准二字雙聲之互倒。金國語稱金爲斡准。又作按春。又作按婆猪江者以李滿住爲先。而江即以其姓爲名。孟哥亦承其姓。以見於朝鮮之紀載。清太祖亦即姓佟。稻葉引明實錄。神宗萬曆十七年九月辛未。以建州夷酋童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又引東夷考略。則云奴兒哈赤姓佟。故建州之枝部也。此可知明時實以清人爲佟姓。至清實錄稱太祖元妃爲

佟佳氏見東華錄。佟佳卽佟家。猶之完顏部亦稱王甲部。以完顏爲金之嫡傳。故稱王家。晉轉而爲王甲。然建州固未必有同名不爲婚之禁忌。就其近屬言之。王杲爲凡察之後。而卽爲顯祖之妻父。王杲之子阿台爲太祖之舅。又爲太祖之堂姊。增顯祖兄禮敦之女爲阿台妻。卽所謂阿太章京爲景祖孫。增景顯二祖。以李成梁圍阿太。以一女之顧念。與阿太并命於圍城中者也。事實別見後各紀。

孟哥爲元萬戶府。與阿哈出等同爲合蘭府三萬戶之一。以萬戶之名義入侍朝鮮。俱見上篇。李成桂開國事。見明史朝鮮傳。成桂以高麗大將廢君而有其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旋改己名曰旦。復其國之古名曰朝鮮。建文二年。傳國於子芳遠。永樂十六年。芳遠又請傳國於子淘。淘爲李氏英主。頗迫脅女真。女真屢訴諸明。如李滿住之不敢居婆猪江。及凡察童倉等之奏訴被迫。皆是也。淘在朝鮮紀載。謂之世宗。稻葉引明實錄。正統六年二月丁酉。朝鮮國王李淘奏。凡察舊居鏡城阿木河。卽太祖高皇帝賜服之地。其親兄猛哥帖木兒等被深處虧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憫之。授以萬戶職事。爲作公廨。給以婢僕衣糧鞍馬。撫綏備至云云。是爲李旦授孟哥萬戶之事實。

淘奏中又言。至臣父陞以上將軍職事。是又於李芳遠時。孟哥受朝鮮上將軍之職。此時孟哥未受明職。故淘奏中無所諱。後來天順年間。明廷以建州酋長董山。又受朝鮮官職。則厲行詰問矣。且孟哥自通於明。而受建州左衛指揮之職。其時卽奪朝鮮地以設衛。有大不利於朝鮮。孟哥亦樂得中

朝之官。以與朝鮮抗禮。故至受明衛職以後。當無復需此上將軍職。但若遠在斡朵里。又無作公廨等之便利。此必指孟哥徙居輝春。切近朝鮮之日矣。其乘虛入居之詳情。據稻葉引朝鮮人所撰燃藜室記述卷七一則云。太宗十年。女真入寇孔州。韓興富戰死。郭承佑亦敗。仍以其地之兩陵遷於咸州。以民戶併於鏡城。遂空其地。當時臣僚或謂孔州當四散之地。防守極難。不若革罷之爲愈。或謂境內數百里之地。豈可棄與夷狄。敵必相率而入處矣。太宗曰。國家疆域之內。固不可令夷狄居。然若因而黜之。則何不可。遂從革罷孔州之議。其後風聞大明於孔州之地建衛。朝議大駭。太宗十七年丁酉。卽升富居爲慶源。割鏡城之豆龍耳以北之地。爲都護府。設帳屯兵以守之。云云。因邊患而棄地。爲東方古代相傳之學說。朝鮮以此致孟哥之乘虛而入。一旦。蹙國數百里。孟哥入居。不以爲失疆土。而以爲黜夷狄。當時之迂謬如此。至聞明廷就而設衛。乃始大駭。再就腹裏守邊。前之棄邊。固可以得無需繕守之暇逸乎哉。明廷所設之衛。卽建州左衛。孟哥旣占朝鮮地。又自通於明。得官守以自重。朝鮮以太宗十年棄孔州時爲永樂八年。明實錄建州左衛設於永樂十年。是爲芳遠之十二年。至十七年。乃設慶源之守。芳遠之迂緩又如此。

所以知朝鮮人所言大明於孔州之地建衛。卽爲建州左衛者。上文李禨奏中有云。凡察舊居鏡城阿木河。卽太祖高皇帝賜服之地。可知阿木河先爲朝鮮所棄。而孟哥入居。繼卽爲明廷所賜。而建州設衛矣。惟事在永樂間。禨誤稱太祖高皇帝。朝鮮究爲異國。於中國年號世次。不甚瞭然。與中國

之視朝鮮等也。孟哥當朝鮮棄孔州時。卽入而居之。至爲近便。蓋非逕自黑圖阿喇移至。實其先已移於璉春。故能視間而卽入。稻葉所引東國奧地勝覽卷五十慶源都護府云。訓春江源出女眞之地。至東林城入於豆滿江。斡朵里野人所居。云云。訓春即璉春。豆滿江即圖們江。且稱斡朵里野人。不稱建州野人。必尙在未受衛職以前。是知孟哥於未入斡木河之先。曾居璉春也。又其先居赫圖阿喇。則見清實錄。永樂十四年賜孟哥宴。見稻葉引明實錄。宣德八年。孟哥并其子阿古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暫代。見明實錄及名山藏。并朝鮮之東國奧地勝覽等紀載。均已見前。

褚宴充善紀第五

董倉叢書

清代官書稱肇祖二子長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長安羅。次安義謨。次錫寶齋篇古。

清官書紀肇祖以下第二世止。此蓋除充善有生子三人之外。其兄弟行事。直無一字可紀。又肇祖在明代各書中。尙有一子名阿古。同與於七姓野人之難。肇祖身後事。皆童倉董山兄弟二人所紹述。故清實錄紀肇祖之子。僅此二人。今據各書別作紀文如左。

童倉童姓。童卽佟也。倉爲褚宴兩字之合音。而董山爲充善之對音。據清代官書。褚宴爲弟。充善爲兄。則童倉應在董山之次。然當時肇祖被殺。承肇祖之後者。實爲童倉。稱建州長。挾衛印亡入朝鮮。旋於正統二年十一月奏請欲回居遼東。並於奏中正名肇祖弟。凡察爲叔都督。潛移建州左衛之緒。於凡察。明廷勅毛憐衛都指揮同知郎卜兒罕。令人護送出朝鮮境。時童倉等攜五百餘家。欲與俱出。恐被

朝鮮拘留。乃有此請。既奉勅。乃以耕農打圍爲由。潛移東良。明廷則勅凡察仍回鏡城居住。凡察旋由東良出朝鮮境。未能遵勅回鏡城。蓋鏡城故朝鮮地。朝鮮先棄置其地時。肇祖乘虛入居。朝鮮王李禡嗣位。不似其父芳遠之愚懦。銳意西征。是時方遣其將軍李<sub>燭</sub>出境攻擊建州之佟家江流域。吾彌府地。正統三年。李滿住因憚朝鮮兵威。退還竈突山舊地。朝鮮方用武於鴨綠江以外。其於鏡城爲已國舊壤。自益不欲爲童倉等久據。童倉等既懼朝鮮之逼。又乘李滿住已歸竈突山。乃與馬哈刺等四十餘家。退至蘇子河。明廷以遼東總兵鎮守官奏聞其事。於正統五年十月。勅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安插建州左衛部族於婆猪江。卽佟家江之迤西。李滿住原住地。是時明廷已認凡察爲建州左衛都督。襲爲建州長。而凡察則又奏言所部爲朝鮮追殺。阻留一百七十餘家。明廷詔朝鮮王李禡還之。先是朝鮮言童倉還建州李滿住所。慮其同謀擾邊。明廷不之省。並爲之安插爲之下。詔朝鮮還其部屬。朝鮮王李禡。因於次年正統六年二月丁酉奏辨其無追殺之事。并言其留住者或因婚姻懷土不去。或被同類閑諭而還。非已阻之云云。明年爲正統七年。乃有童山之名發見。自此以前爲童倉嗣肇祖而被奪於<sub>莫</sub>叔凡察者數年矣。

肇祖名孟哥帖木兒。其姓爲童。已見前篇。童倉之童。自必亦係其姓。童倉之名。除稻葉引明廷紀述。如實錄及名山藏之文外。尙見於明史朝鮮傳。其必以童倉之名姓相連屬而成立者。中國言語之習慣。一字恆不成名詞。故言倉則冠以童姓也。

褚宴合音。當讀如闡。音近倉。且褚宴亦係譯音。不必確定是此二字。總之褚宴二字中。僅一褚字爲有音。下一字爲諧韻之字。最易讀作一音。故成倉字。

褚宴爲弟。充善爲兄。清實錄自言其祖先之行第。當可信。實錄於充善兄弟。別無紀錄。僅留二人之名。可以考其行第。稻葉所引名山藏王亨記五東北夷。則云童倉之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殆以童倉嗣孟哥帖木兒。業已在前。故疑後襲之董山爲弟。恐未必然。觀於童倉之甘讓。凡察及董山至而爭回世職。凡察雖不服。卒由明廷分設右衛。以爲調停。則董山之能力。遠勝童倉。蓋可知矣。且其爭而果勝。可知其名義必甚正。或者童倉年幼。不能不以凡察爲後見人。日久遂致旁落。董山嫡長。既出而抗爭。明廷有必許之之道歟。惟此數年間。董山何在。至此方出。此事殊難強解。當肇祖爲七姓野人所殺時。傳言與其子阿古同死。疑阿古卽後名董山。先實被擄而未死。數年方歸。乃復父業。清實錄亦言肇祖二子。并無阿古其人。但他無佐證。以理想推之。如是耳。

明史朝鮮傳。正統三年。先是建州長童倉避居朝鮮界。已復還建州。朝鮮言昔以窮歸臣。臣遇之善。今負恩還建州。李滿住所。慮其同謀擾邊。建州長言所部爲朝鮮追殺。阻留一百七十餘家。五年詔禱還之。

稻葉引明實錄。正統三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子童倉奏。臣父爲七姓野人所殺。臣與叔都督凡察。及百戶高早化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地。欲與俱出遼東居住。恐被朝鮮拘留。

乞賜矜憫。上勅毛憐衛都指揮同知郎卜兒罕。令人護送出境。毋致侵害。

正統五年冬十月己未。勅諭建州左衛凡察等曰。鄉已勅爾等回朝鮮鏡城居住。今總兵鎮守官。又奏爾等已離鏡城。與原叛土軍馬哈刺等四十餘家來至蘇子河。家口糧食艱難。今已勅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安插爾等三土河及婆豬江迤西冬古河兩界間。同李滿住居處。若果糧食艱難。即將帶回男女婦口數。從實報與總兵鎮守官給糧接濟。聽爾自來關給。

正統六年二月丁酉。朝鮮國王李禡奏。近日凡察等奏臣追殺其部落。又阻留一百七十餘家。蒙朝廷勅臣放與完聚。臣聞命兢惕。不知所措。……彼凡察舊居鏡城阿木河。卽太祖高皇帝賜服之地。其親兄猛哥帖木兒等被深處虧狄哈攻殺。不能自存。臣祖憫之。授以萬戶職事。爲作公廨。給以婢僕衣糧鞍馬。撫綏備至。至臣父又陞以上將軍職事。後被七姓野人攻殺之。并殺其子阿古。悉焚掠其房屋財物。凡察等俱各失所。臣撫恤之一如先臣撫恤其兄既得所矣。忽於近歲先以耕農打圍爲由。移住本國邊陲東良地面。後乃潛逃。與李滿住同處。此時不及知。安有追殺之事。其在此留住者。或因婚姻懷土不去。或被同類開諭而還。非臣阻之也。

又引朝鮮之西征錄。正統二年七月乙丑。李蔵上言。賊穴探候興兵日時道路等事。質問體探人與童都里不花等。李滿住今在吾彌府。或移入兀刺山城。皆未的知。其向吾彌府之路。則一自江界涉婆豬江。直入吾彌府口。一自理山涉婆豬江。由兀刺山東入吾彌府西。又自理山涉婆豬江。由兀

刺山南西折而入。賊在吾彌府。則可由三路分入。

又引名山藏云。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挾衛印亡入朝鮮。童倉之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更給新印。暫歸凡察。詔以故印予董山。而繳還新印。凡察不予以更分左衛而置右衛。以新印給董山。使領左衛。凡察則持故印。而卽使領右衛焉。

又引明實錄。正統七年。分建州左衛設右衛。以董山爲左衛長。以凡察爲右衛長。勅董山曰。汝爲凡察之一家。今分而設衛。汝處之大小頭目人民。任汝指揮。自今毋相侵犯。勅凡察曰。汝所應領有之頭目人民。已命遼東官吏公同審問。從屬既明。汝其守安生業。勿愆致戾。

董山旣出與凡察爭衛印。正統七年。朝廷以凡察不讓。分設建州右衛。以處凡察。而董山得襲左衛職。勢驟張。躡躋羣酋上。始受明廷約束。後漸煽誘北虜人寇。殺掠不絕。然當正統間。未敢公然首禍。正統十三年冬。明廷尙有使命。調發朝鮮及野人女直兵會遼東。征北寇。蓋猶以恭順期之。十四年。土木變後。乃盡忘明廷舊恩。直犯遼陽東邊。侵掠甚酷。景泰元年。遼東奏報開原瀋陽之寇。係李滿住等爲嚮導。相其事勢。實爲董山所主持。時都御史王翱巡撫遼東。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欵關。是時凡察亦已歿。董山乘明使招諭。旣已欵關。遂曲意媚悅上國。於明則求以一身兼三衛都督之職。於朝鮮則親詣其國。就其朝列。朝鮮中樞院使給以制書。授爲正憲大夫。自景泰二年冬。明廷卽以建州頭目潛與朝鮮通。戒朝鮮國王李珦。絕其使。直至天順三年。邊將奏有建州三衛都督私與朝鮮結。恐爲中國患。明

廷勅朝鮮國王李瑊。母作不靖。貽後悔。瑊疏辨復申諭之。蓋董山與朝鮮相結已久。受朝鮮官職亦非一時事。諭文明謂朝鮮不得給賞授官。以與朝廷抗。蓋至天順間乃確言之。其時邊將奏稱建州三衛都督以董山一人之事而用三衛之稱。又疑係求之明廷得兼三衛之後矣。天順四五年間建州以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被朝鮮誘殺事。又與朝鮮齟齬。至其義州殺掠朝鮮。請命於明廷。明廷尙有袒建州意。未幾徇董山之請。特開撫順關爲建州專設馬市。事在天順之末。馬市既通。建州驛輸入腹地文化發達甚速。其後取明而代之。實基於此。旋以賞賜太減失。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明廷遣都督武忠往諭。并詰私通朝鮮虛實。董山力自白。更責以朝貢久廢。促其來京。董山傲然從入朝。既陞見。頓首謝罪。及赴禮部宴。卽呵斥已之從者。語甚嫚。又褫庖人之銅牌。旣而行頒賞禮。自請素蟒衣玉帶金帽之類。不一而足。朝廷皆曲予之意。示懷柔。而邊警仍不息。頃之董山求歸。抵廣甯驛舍。忽有命轄之。旋置之法。時在成化三年春。董山從者咸被流於廣西福建等處。建州以此深怨明廷。旣謂董山之死。罪狀不明。又素崇拜董山之爲人。並願戴其子爲復讐計。由是邊患益亟。董山之子名脫羅。則清實錄所謂充善長子妥羅者也。董山被戮之年。明廷並大舉伐建州。卽前篇所紀成化三年之役。

黃道周建夷考正統時。建州衛指揮董山煽誘北虜入寇。殺掠不絕。景泰中。巡撫王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欵關。後以賞賜太減失望。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往諭。

檄致董山羈廣甯尋誅之。命都御史李秉、靖康將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搗其巢。夷稍創始乞欵貢。明史朝鮮傳。正統七年五月諭曰。鴨綠江一帶東甯等衛密邇王境中多細人逃至王國或被國人誘脅去者無問漢人女直至卽解京。初瓦刺密令女直諸部誘朝鮮使背中國朝鮮拒之白其事於朝帝嘉其忠敕獎之并賜綵幣云云。是時邊禁嚴建州卽有犯邊意亦受自瓦刺供其指使耳。又正統十三年冬命使調發朝鮮及野人女直兵會遼東征北寇時英宗北狩郕王卽位遣官頒詔於其國景泰元年……夏禱卒賜弔祭謚莊憲封子珦爲國王會遼東奏報開原瀋陽有寇入境掠人畜係建州海西野人女直頭目李滿住等爲嚮導因諭璫祐爲犄角截殺之云云此爲女直公然寇邊之事實建夷考中歸罪董山不言李滿住當得其實。

稻葉岩吉蒙古滿洲歷史地理第七卷。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遼東亦致紛亂兀良哈三衛來自西北寇遼河流域女真自東北屢犯遼陽之東邊東邊被害當自此始……都御史王翱在遼東時曾遣官至彼等部內收回被掠男女其間建州女真逐漸繁盛遼東被害益深成化三年明遂出兵討建州女直焉云云按王翱在遼時據明史本傳正統七年冬提督遼東軍務……景泰三年召還別遣官招諭收回所掠事必在景泰初年而建夷考之所謂巡撫王卽王翱也稻葉敍述之文未能逐句指其所出要其據實錄爲大宗旁及私家紀述數種與明史及建夷考一一相合自極可信。朝鮮傳又言景泰二年冬以建州頭目潛與朝鮮通戒璫祐絕其使……天順三年邊將奏有建州三

衛都督私與朝鮮結。恐爲中國患。因敕柔母作不靖貽後悔。柔疏辨復諭曰。宣德正統年間。以王國與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給賞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職。王又加之。是與朝廷抗也。王素秉禮義。何爾文過飾非。後宜絕私交。以全令譽。云云。稻葉氏清朝全史第四節五。董山爲左衛故都督猛哥帖木兒遺子。與叔凡察爭衛印。遂使明廷頒新印焉。其爲人雖不可詳知。要其由斡木河谷地覓李瀟住部族而來歸。其時皇皇如喪家之狗。然董山旣出。乃一躍而驟躋羣酋之上。强求明廷兼領建州衛及右衛之都督。又知徒與朝鮮啓釁爲非計。乃親赴半島朝廷。朝鮮亦以見慍於彼爲不利。假彼以中樞院使之制書。授爲正憲大夫。彼之手腕。可想見其不凡。云云。此出於稻葉之敍述。必有所本。據此則朝鮮傳之稱建州三衛都督。恐卽係董山一人所求諸明廷而得之兼職矣。

朝鮮傳。天順四年。復諭柔曰。王奏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通謀煽亂。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於國中。豈得加於鄰境。郎卜兒哈有罪。宜奏朝廷區處。今輒行殺害。何怪其子阿比車之思復讎也。聞阿比車之母尙在。宜急送遼東都司令阿比車領回。以解讎怨。五年。建州衛野人至義州殺掠。柔奏乞朝命還所掠。兵部議。朝鮮先嘗誘殺郎卜兒哈。繼又誘致都指揮兀克。縱兵掠其家屬。今野人實係復讎。宜諭朝鮮。寇盜之來。皆自取。惟守法安分。庶弭邊釁。從之。

清朝全史第六節。一建州女直得名曾董山。富強日進。寇掠亦因以日繁。遼東之困憊。事實畢露。惟賴以中央政府之威儀。示懷柔之一法而已。天順三年之春。遼東有詞以詰責建州者。惟董山受朝鮮中

樞院制書授爲正憲大夫之一說。蓋其罪狀爲私通在建州亦以此一事深恐明廷知之。當時遼東巡撫之報告謂建州與朝鮮相結謀叛。明廷特遣錦衣譯者某往建州詰其虛實。董山力自剖白。明使乃促其入朝責以久廢之職貢。董山從之。彼其意直謂輕身以往。漢兒其奈我何。驕蹇之態如此。何喬遠記此事云。董山等悔罪來朝。朝廷責之。皆頓首謝。及赴禮部賜宴。輒於指揮其部下之時。出嫚罵之語。褫廝人之銅牌給賜時。又自行要請素蟒衣玉帶金帽之類。不一而足。朝廷皆給之。云云。董山之目無王法可想。當是時。明廷以爲羈縻此獠。建州必可弭平。乃遼東報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既而董山求歸。明於彼歸途中。廣甯驛舍拘係之。旋致之法。此事當在成化三年之春。是歲九月二十四日。將軍趙輔將兵五萬討建州焉。云云。又本節三。董山被殺。其餘隨行人衆流於廣西福建等處。女真人謂董山罪狀不明。爲漢兒所詐殺。董山爲明一代女真人之最傑出者。女真甚尊其譜系。且有思慕故都督之意。云云。稻葉敍述中。以天順三年之事連屬而下。直貫至成化初。其遣使往諭。尙是詰問朝鮮授官之意。實董山入朝亦自白此事。蓋時亘七八年矣。據建夷考。並有賞賜太減失望盜邊之釁。又爲遣使詰督掌之恩廕寄祿無常員。則都督武忠當是錦衣衛領銜之人。實則譯者某銜命而往。又所云何喬遠之記事。何喬遠所著名山藏。在清世禁書目中。此或名山藏中語也。

明史食貨志。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

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甯。皆以待朵顏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既而城東驛甯市皆廢。惟開原南關馬市獨存。云云。史言中葉以前遼東馬者如此。其餘爲大同事。土木之變也。先即入自大同。大同馬市。史言始於正統三年。迨成化十四年。陳誠撫遼東。復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朵顏諸部懷怨擾。廣甯不復來市。兵部尙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母有所侵尅。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朵顏三衛入市。開原月一市。廣甯月二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得輒近塞垣。云云。此明中葉遼東馬市也。其後宣大開市。起於仇鸞。嚴嵩主於內。世以楊繼盛諫疏。益傳其事。蓋土木變後。大同市久停。至是始復開。尋復罷。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復開宣大市。而遼東市於萬曆二十六年復罷。三十九年復開。則與義州木市同爲起訖。史文所言至此。開元南關一市。始終未罷。史僅言以待海西。諱建州不見明文。又於撫順開關設市。明徇董山之請。爲建州興盛之一大關鍵。則更不着一字。此種無謂之史。書烏足行。世易代以後。必有重修。乃備事實。特尙非今日所能言耳。

稻葉氏清朝全史第六節紀馬市事。較明史爲詳。明會典等書。今亦尙存。惟馬市事非本篇所必載。本篇但欲詳董山所求開之撫順關。則據稻葉所引。一全遼志。撫順馬市城東三十里。建州諸夷人。於此交易買賣。一引廣輿記。馬市一設開原城南。一設開原城東。一設撫順。一設廣甯。一設古城堡。

三引方輿紀要記撫順關云。撫順所之東二十里置馬市於此。云云。以上數書惟全遼志較難得。餘俱習見而明史竟沒之。其先女真馬市皆在開原後爲建州特開撫順市。清朝全史第四節五敍述文云。董山更能使明於建州之西邊創設貿易之關門。此即後歷代建州所占利益之撫順關也。關門定於渾河之谷地。市場設於今撫順城內。明之邊吏於設關大有異議。全由董山之強求與其折衝之巧。舊例女直貢道必經開原之廣順鎮北二關。不得由別路。其得於渾河以下通遼東腹地。必推爲女直之大成功。天順末明廷以敕諭下遼東曰。自後建州女直到邊由撫順關進於撫順城東交易。撫諭之法當得其宜。防閑周密。以絕姦宄之謀。勿生事阻擋。以失夷情而起邊患。云云。明年。遼東巡撫奏言。女直來者多至五六百人。少亦二百餘人。俱憇宿於城中軍民之家。恐有覬邊情之虛實。或圖內應而作姦者。又言撫順城絕遠。倉猝難赴於該城之南。置一馬驛。具館夫十名左右。以爲接待。又言撫順城西南抵瀋陽。隔九十里之遠。其間增築墩臺三座。每墩臺配置兵五百名。云云。明之遼東當時顧慮建州。以此可想。

清朝全史第五節八。撫順馬市由撫順關全遼志記之。撫順關在瀋陽城東北。撫順城東二十里。建州夷人之朝貢買賣由此。九邊圖說記撫關順距邊二十里。可證全遼志之不誤。關之故址在渾河左岸。今稱關口。此地之南必爲馬市之所在地。馬市設於邊牆之內。女真人及兀良哈之出入必經指定之關門。觀於成化中海西酋長李撒赤哈由撫關順時。遼東守臣拒之。謂海西當由開原不

得經撫順。可知其爲指定矣。關門之地點及數之多寡。在明廷本視爲兵事之要着。蓋貿易之門戶。即爲入寇之要路。董山求開撫順關。豈但當時收顯然之利益。後來建州實食此關之惠於無窮。關市相連。不獨貨物之灌輸。即中國文化亦由馬市而將至邊郡。更由邊關吐此等文化而輸出塞外。非撫順有馬市。建州安能驟致發達乎。云云李撒赤哈事別詳脫羅紀。

### 妥羅紀第六

脫羅錫寶齋篇古

清實錄僅見妥羅之名。爲充善長子。充善次子妥義謨。二子錫寶齋篇古。錫寶齋篇古生興祖直皇帝都督福滿。

以上妥羅事實之可見者止此。今爲別輯紀文如左。

脫羅董山子成化二年董山被殺。建州亦受大創。而女真遺種。崇拜董山。輒戴脫羅爲之復仇。明總兵官趙輔徒誇誕。多陳戰績。畏寒輒退兵。絕不搜捕餘孽。僅獲李滿住父子。作平夷賦。稱已滅建州。其實師退則女真人屯聚如故。明廷慮之。李秉留遼東。籌增兵。嘗起邊牆爲固圉計。趙輔於十月班師。是年十一月。秉奏畧言建州三衛構結諸夷。剽掠邊方。朝廷已命將出師。擣其巢穴。苟不乘勝立永久之計。恐班師之後。遁逃餘賊。復爲邊患。臣今得與總兵官趙輔等會議。厯數遼陽以東。由鳳凰山北。奉集堡四百餘里之路程。無非山險林密。而遼陽去鳳凰城不過五百餘里。守備官軍現有一千人。兵寡力弱。乞將前年徵集廣甯兵二千四百人。乘敵未作。留駐其地。且遼陽以東。鳳凰山鴉鵠關撫順所奉集

堡諸地皆通敵之大路。昔無事時不爲設備。今敵既探知內地虛實。累次入寇。請相地遠近築千戶所。城堡由腹裏之蓋州復州廣甯左屯三衛各撥兵丁使二指揮領之往駐。仍增置驛道之墩台利便往來。迅速情報。若此庶爲有備。云云。蓋建州敗後爲明所憚如此。旋赦脫羅。仍襲指揮職。他從犯者皆降秩而仍得襲官。女真乃復通貢。然寇鈔仍不絕於邊。無役不聲言爲董山復仇也。成化中葉。遼東邊吏又激女真之變。當時有指揮管某。主開原驗放夷人之事。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李撒赤哈入貢。管向索珍珠豹皮等物。撒赤哈以其事訴諸朝。兵部移文遼東勘其眞僞。管懼。賄兀者本衛都督產察。令作證言無此事。撒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我能爲寇於遼東。遼東官吏恐釀大事。作書招撒赤哈親來廣甯對質。撒赤哈立應命率所部數十人由撫順關進赴廣甯。時參將周俊守開原。恐撒赤哈至必多所暴露。乃報言海西女真本不應從撫順關入邊。一旦使熟悉此路。他日之患難測。廣甯官吏爲所脅。卽阻撒赤哈等罷於中途。撒赤哈已入撫順關。得令大怒。折箭爲誓。以紀其恨。馳出關去。時建州方欲報董山之怨。日思結海西以厚其力。幸撒赤哈自來。邀留與之欵洽。不令遽返。於是建州海西相握手矣。先是董山以聯絡海西爲大欲。事頗有迹。馬文升言董山等梟雄傑黠。乘機煽動海西夷人。正指其事。策未大行。董山授首。至此乃告成焉。撒赤哈之久留不返。文升以爲言。明廷知脫羅等將結海西爲患。當是時。朝鮮屢被建州兵。朝鮮國王李棡。乞朝命戒飭建州。明邊亦不堪其擾。成化十五年復出師征建州。十月。命朝鮮出兵夾擊。朝鮮遣右贊成魚有沼往。有沼於成化三年捕獲李滿住父子。有大功。

至是以冰泮後期。不見敵而退。明兵亦無功。建州猖獗如故。明但勅遼東整飭邊備。并戒朝鮮無輕動而已。然脫羅憑藉先世餘力。女真人樂爲之用。其人非有過人者。久而不振。建州漸中落。脫羅卒年無考。其弟錫寶齋篇古。曾長建州與否。亦未詳。正德間錫寶齋篇古之子福滿嗣爲建州左衛指揮。

明史朝鮮傳成化十一年四月。倭奏建州野人糾聚毛憐等衛侵擾邊境不已。乞朝命戒飭。

十五年十月。命倭出兵夾擊建州女直。倭遂遣右贊成魚有沼率兵至滿浦江。以冰泮後期復遣左議政尹弼商節度使金嶠等渡江進剿。十六年春。遣陪臣來獻捷。帝命內官賚勅獎其能繼先烈。賜金幣。領兵官賞賚如例。後使還。遣其臣許熙伴送熙歸至開州。建州騎二十邀之。掠其從卒三十餘人。馬二百三十餘匹。他所亡物稱是。奏聞。英國公張懋。吏部尙書尹長等以遼東連年用兵。未可輕動。宜以此意諭倭。勅遼東守臣整飭邊備。更令譯者窮究所掠。期在必得。仍賜白金綵幣慰安之。此外紀文皆自稻葉滿洲歷史地理及清朝全史各章節據摭而成。惟李秉疏文據歷史地理中。指明得之明實錄。其餘出敘述語。不詳所出。惟稻葉謂建州與海西相結後。遂爲海西勢力所壓。漸以不振。此說未敢據以爲信。蓋扈倫之入處海西。尚在弘治以後。李撒赤哈之有兀者前衛。正扈倫未入時事。扈倫始不過蹂躪海西。直至隆慶末。哈達汗王台乃威加建州。此本稻葉氏所述者。王台亦稱萬汗。清實錄。興祖第三子索長阿。索長阿次子吳泰。爲哈達萬汗之女夫。六祖子姓。因禦董鄂部之難。吳泰主議借哈達兵獲勝。其先六祖與哈達互爲婚媾。自借兵後。稍示弱焉。云云可知海西勢

力南漸在脫羅之後遠甚。尋繹清實錄。肇祖以後兩代無尊號。至興祖以興爲廟號。必有中衰復起之事。實。但興祖時海西尙未壓及建州。故於脫羅紀其就衰而不以海西相結事。爲其就衰之因也。至朝鮮傳成化間建州兵事必爲脫羅時事。稻葉書中不見。夷考史文。是役雖無功。然頗大舉。欲圖再踵成化三年故事。並勅朝鮮會剿。朝鮮遣魚有沼。卽當日倅獲大勝之人。可知聲勢甚盛。惜不得其詳。明實錄必具其首尾。此書旣流於日本。惜稻葉所著書中亦未一引及也。

### 興祖紀第七

升哈

興祖直皇帝。諱都督福滿。生子六。長德世庫。次劉闡。次索長阿。次卽景祖翼皇帝。諱覺昌安。次包朗阿。次寶實。劉闡一作璫闡。包朗阿一作寶朗阿。

東華錄引實錄之言止。此興祖絕無事蹟。止言其生有六子。然以其廟號及命名推之。肇祖爲始受明官之人。女直當時必視中朝之官極貴。故至太祖時尊以帝號。而其名爲都督孟特穆。若其都督之稱。與命名爲不可相離者。其後仍世襲職。董山且有大功於女直。而於女直世世相傳之物。望不如肇祖一代。故後兩世皆不得追尊之帝號。名亦不冠以都督之稱。至興祖則事事與肇祖相配。則當其時必有特殊之榮典。足震動女真人耳目者。且其興字之義。尤有衰而復振之旨存焉。

稻葉氏清朝全史第七節乙之二。言清自言其世系中有興祖福滿一世。然按之明人紀錄。前乎此者孟特穆也。董山也。脫羅也。後乎此者叫場也。他失也。奴兒哈赤也。傳緒厯厯可見。惟福滿一世。無

可相當。因疑清自興祖以下爲另一部酋長。至太祖時冒認愛新覺羅一系。故其間以凡察爲嫡傳。并舛誤其世次。而其最大之證據。則以太祖爲佟姓之故。所引明實錄萬曆十七年九月辛未。以建州夷酋佟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時有太祖表文。達於明廷。此其所指之佟姓必甚確。又引東夷考畧云。奴兒哈赤姓佟。故建州之枝部。其祖叫場父塔失。並死阿台之難。皆以太祖爲姓佟。因又考永樂朝有酋長佟答刺哈。從奴兒干征討軍。卽八旗氏族通譜中之達爾罕圖墨圖。女真佟姓之部族。當卽其後。又據清實錄太祖元妃佟佳氏。因謂太祖或贊於佟而從其姓。云夫太祖之姓。佟。其所以與愛新覺羅兩歧之故。誠未能斷言。但姓佟不自太祖始。孟哥帖木兒卽冠童姓。其子又稱童倉。女真與漢族本不同文。稱童稱佟。皆爲音譯。興祖之是否與肇祖以下。有本不同宗之嫌。亦非今日所能確定。但斷不能以明人稱佟奴兒哈赤。謂卽他姓之亂宗。故此說皆所不取。按其時代。於正德間。得一建州左衛都指揮其人。適承脫羅之後。而當景顯二祖之前。又有上表求官於明之事。求得之。以誇耀於女真諸部。必又大得諸部之尊敬。於都督福滿之名之所由來。與清世獨爲尊號之所追及。皆有關係。姑以列作興祖紀如左。

兀升哈者。正德間建州左衛都指揮也。上表明廷。稱建州左衛都指揮使。兀升哈謹奏。我奴婢自正統年間設立衙門。除授官職。至今六七十年了。不曾陞賞。今差頭目塞因前去天朝。叩頭進貢方物。可憐見討陞一級職事。奏得聖皇帝知道。金國書原表文漢譯如此。建州左右衛分設。在正統七年。自正統

七年壬戌下數至弘治十五年壬戌爲六十年。至正德七年壬申爲七十年。六七十年之間必在正德初年。當成化三年丁亥董山被殺。脫羅代領其衆。至正德元年丙寅恰爲第四十年。亦正世次相禪之會。表文明明求陞一級。當或得請。故建州以中興之業歸之。兀升者愛新之音。金之義哈者滿洲語稱人。表文但稱金人。或其真名爲福滿。欺明廷無從辨其繙譯之名字。故以兀升哈入表。殆實卽興祖也。右表文用金國書爲原文。與譯文均見稻葉氏清朝全史。稻葉所引華夷譯語中之女眞譯語。譯用德文。殆德國人之書。近聞德人著中國文化史。未知卽其中所載否。蔡元培居德曾助德人成文化史。當以此事詢之。

金國書碑。舊蓄一拓本。檢王氏金石萃編。亦摹其文。而莫明其義。相其字體。與此表文合。金史完顏希尹等奉勅造國書。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體。合本國語爲之。是爲女眞字。明中葉建州尙沿用之。至清太祖命達海造國書。則用蒙古字爲本。與金書大不同矣。今錄兀升哈原表文如左。

東不片為并垂史已至美中矢忝若

乃反矣爻采社免上土夫床寐刺写考是写为  
庚支烹灼曳龙夙化保曼升朱矢辛今子少  
牛承守原往更冬孟爻伏曳辛今亥帝爻  
足卒支采父束化艳脊升

牽益爻矢甫府更化若壳並为孟姜蛇也列采  
爻矢金夷冬孟爻一为房丘保曼升支史乃

亥爻育龙

李义胤元采兄序

右表從清朝全史中銅版照片仿爲之。其間筆法頗有疑惑之處。未可盡據。聊存形似而已。其譯文之寫式則如左。

建州左衛都指揮使兀升哈謹

奏我奴婢自正統年間設立衙門除授官職至今六七十年了不會升賞今差頭目塞因前去天朝叩頭進貢方物可憐見討升一級職事奏得聖皇帝知道

景祖紀第八 叫場

景祖翼皇帝諱覺昌安。一作叫場。興祖六子。景祖第四。六子分居。德世庫居覺爾察地。劉闡居阿哈河洛地。索長阿居河洛噶善地。包朗阿居尼麻喇地。寶實居章甲地。惟景祖居赫圖阿喇。爲先世累傳之故城。餘五子各就居地築五城。距赫圖阿喇城近者約五里。遠者約二十里。稱爲甯古塔貝勒。是爲六祖。興祖之沒。不詳何時。六祖分居。占地甚小。迥非先代聲勢。嘉靖間建州寇邊。主名爲李撒赤哈等。已非左衛都督之名義。所能統率。六貝勒分占興京。併計地不過數十里。景祖素多才智。子禮敦又英勇。率諸貝勒破碩色納部。滅加虎部。盡收五嶺東蘇克蘇滌河西二百里內地。乃稍強盛。既而第六貝勒寶實之第二子阿哈納渥濟格。因婚姻事與董鄂部構鬭。董鄂攻掠六貝勒所屬東南二路。六貝勒不能支。謀聚居一處以併其力。第三貝勒索長阿之第二子吳泰。恃哈達王台爲其婦。敗衆議借哈達兵。攻董鄂部二次。獲其數寨。自是六貝勒益示弱於哈達。嘉靖季年。建州以王杲爲名。曾景祖潛通款於明。嘉靖三十八九年間。遼東巡撫侯汝諒有東夷悔過入貢一疏。疏中舉建州賊首草場叫場等。遣

所部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關叫場爲景祖諱覽昌安之對音。草場當卽第三貝勒索長阿之對音矣。嘉靖三十八年正爲太祖誕生之歲。是爲景祖第四子之長子。計景祖必生於正德間。是時王杲以右衛指揮雄長建州景祖兄弟皆其所屬。歷嘉靖隆慶至萬曆初。王杲勢張甚。景祖爲第四子顯祖塔克世娶杲女爲元配。又以長子禮數之女嫁杲之子阿台。援繫甚至。而陰實自結於明。萬曆二年。王杲殺遊擊裴承祖剖其腹。並慘殺其從者甚衆。明出師略之。杲與李成梁戰不勝遁海西。依王台。王台縛杲送成梁戮之。杲子阿台。與迤東都督王兀堂迭繼王。杲爲邊患。萬曆八年。李成梁兵破王兀堂十年。又誅阿台。方成梁攻阿台。景祖實陰爲鄉導。攻未下。景祖以阿台爲其孫婿。挾尊長之名。入圍城省其孫女。勸阿台降。阿台不從。時同導成梁攻阿台之尼堪外蘭。以成梁責之急。乃揚言殺阿台者明帥用爲城主。阿台部下遂變。成梁用火攻城。破射死阿台。景祖亦死於火。顯祖繼景祖入城。城破後亦爲成梁所殺。二祖死非其罪。太祖詰明兵濫殺之故。成梁無以應。乃歸顯祖尸。并所得景祖之勅書馬匹。太祖以二祖之死爲尼堪外蘭所搆。指爲口實。興兵屢攻滅建州諸部落。萬曆十四年卒得尼堪外蘭殺之。爲二祖復仇。勢驥擾遼東邊。李成梁守遼東久。屢有大功。以能軍名。憚太祖不可力制。恩恩結之。爲保全威望計。慘恩太祖親明以取官職。太祖亦利在得官以填女眞之望。挾二祖死非其辜而幸成梁中餒。陰爲之地。乃屢效小忠以自媚。萬曆十六年藉女眞他部貢夷馬三。非訟二祖冤於廷。事下遼東督撫按諸臣會議。成深陰主其間。深賀太祖之恭順。二祖又實有助平阿台之勞。授太祖都督僉事。

以獎之。於是二祖之冤始白。景祖生五子。長禮敦。次額爾袞。次界堪。一作齋堪。次顯祖塔克。世次塔察篇古。景祖與顯祖均死於萬曆十年阿台之難。孫太祖奴兒哈赤繼其業而光大之。清初追尊爲景祖翼皇帝。

興祖六子分居。及景祖才智。禮敦英勇。破滅碩色納加虎二部。尋與董鄂構釁。借兵哈達。嗣此示弱。各事均詳見東華錄。

黃氏建夷考。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繪禦之。失亡多亡。何撫臣于教坐減賞物。夷人譁更詐殺譁者。夷由此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

稻葉氏滿洲歷史地理。天命元年以前清朝領土篇之緒言云。嘉靖三十六年以降。建州女直之酋長。有所謂王果者。騷亂與黃河上流屢犯明西北邊之韃靼小王子相結。據當時記錄。由撫順南至清河城。北至柴河堡。以東殆無月不被侵掠。

又清朝全史第七節丁。自嘉靖末季至萬曆初年。建州崛起雄桀之王果。有經略四方之事。明之記錄稱之曰。州右衛都指揮使。然彼自稱都督。清之二祖爾時爲其部將而犯遼東。嘉靖三十八九年之間。遼東巡撫侯汝諒。有東夷悔過入貢疏。中言建州賊首草場叫場等。遣其部落中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關云云。叫場者。覺昌安也。據清之記錄。王果子阿六章京之妻。乃景祖之孫女。可知以賊首目叫場。必曾與於王果之亂者也。王果犯遼東。蓋自嘉靖三十六年直至萬曆初年爲止。

東華錄癸未（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春二月先是蘇克蘇濟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甯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一作喀）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虜甯二路兵進成梁圍阿太章京城遼陽副將圍阿亥章京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陽副將克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與成梁合兵攻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禮敦女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既至古勒城見成梁兵方接戰令顯祖俟於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古勒城其城據山依險阿太章京守禦甚堅數親出繞城衝殺成梁死傷甚衆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欲縛之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即至城大呼給之曰大兵既來豈遂舍汝而去爾等危在旦夕主將有命凡士卒能殺阿太來降者即令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誘城內人出盡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矢並害景祖顯祖上聞之大慟勃然震怒往詰明邊吏曰我祖父何故被殺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明遣使謝曰非有意也誤耳乃歸二祖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四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敕書上謂使臣曰害我祖父者尼堪外蘭所搆也必執以與我乃已明使臣曰前因誤殺故與敕書馬匹又與都督敕書事已畢今復過求我當助尼堪外蘭築城於甲版（一作嘉班）令爲爾滿洲國主矣國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上同族甯古塔諸祖子孫亦欲害上以歸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又迫上往附上曰爾吾父部下人也構明兵害我祖父憾不能手刃汝豈反從汝儻生人能百歲不死乎自是

憾益深。又天命三年（明萬曆四十六年）夏四月壬寅上率貝勒大臣統步騎二萬征明啓行鳴鼓奏樂謁堂子書七大恨告天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史李成梁傳。萬曆十年初王果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長子虎兒罕以王獻其父嘗欲報之王台死虎兒罕勢衰阿台遂附北關合攻虎兒罕又數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塞遇於曹子谷斬首一千有奇奪馬五百阿台復糾阿海連兵入抵瀋陽城南渾河大掠而去成梁從撫順出塞百餘里火攻古勒塞射死阿台連破阿海寨擊殺之獻馘一千三百果部遂滅。

黃氏建夷考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內附邊吏貪功執殺於是撫鎮以計非是匿不報聞迺奴酋故恨恨也日與弟速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擺塘自三十四年貢後以勒索車糧爲名遂不復貢。

清朝全史第七節丁據明人記錄言二祖導李成梁攻古勒城又一書言叫場欲說阿台歸順親入古勒城阿台不從並拘留之大兵圍城急他失因父在城內思往救護軍中誤殺之叫場亦於城內被燒死。

又據明人記錄言萬曆十六年女真人有名馬三非者以太祖之祖父與圖阿台有殉國之忠代請於朝陞其職言叫場他失並從征阿台爲向導死於兵火。

又第八節丙太祖與明之交涉自二祖被害之日起清紀錄未可盡信明人記錄但言李成梁以當

時所得他失之屍首。使其部夷名伯掉者持返。又取所得於其寨內之敕書及馬匹。仍與奴兒哈赤云云。此尙大致相合。至稱給以都督敕書。則太祖之任都督僉事在萬曆十七年九月。距此尙有六年。明實錄所載頗詳。茲揭其大概如左。

九月丁亥初授建州夷酋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從薊遼督撫按張國彥顧養謙徐元等之議也。其議曰。屬夷舊爲我之藩籬。不外撫剿恩威以爲制馭。顧撫剿恩威之所加亦在得其要領而已。所謂要領云者。因其勢而用其強。加之以賞賚。假之以名號。以夷制夷。則我不勞而得慎固封疆之道。遼左西自山海東抵開原。千二百里之間。朶顏三衛之夷歲歲糾西北二虜爲患。遼之所急。不外乎此。三衛之夷不得稱爲遼左屬夷。惟由開原之東北而南至鴨綠江。約八百餘里之間。環東邊而居者。皆爲女直遺種。是爲遼左屬夷。所稱東夷者是也。然今之女直。凡有三種。一爲海西女直。故王台之族。今開原南北兩關之夷。是一則。東方諸夷之設衛者不一。以其領有建州。謂之建州女直。其極東則謂之野人女直。去邊遠。歲由海西至開原入市入貢。不爲邊患。先是海西王台。強而得衆。北收二奴。南建州。終身向化。東陲以甯。是時東夷之勢。惟在王台。故使襲其祖速黑忒左都督之職。爲東夷長。萬曆三年。以擒王果之故。奉旨加授勳銜。與其二子並爲都督。賞以金幣。已又視西虜之例。加龍虎將軍。蓋王台之忠。固有足嘉。實由我皇上神機遠覽。得其要領。不惜賞賚之所致也。王台死而勢分。逞仰二奴。稱雄於北。奴兒哈赤。稱雄於南。各恃其強。甘心於王台之後。王台之後不立。則是撤

我藩籬封疆於焉多事。是以在事諸臣前曾力請誅二奴以安台後。台長子左都督虎兒罕。又繼台死。其子歹商襲父之職。守忠順之世業。征北歸而誅二奴。二奴之子那卜二酋思報父怨。台之孽子康古里爲之內應。奴兒哈赤又連北歸以侵歹商。以王台之忠順。其後不絕如縷。歹商若亡。則南北諸酋相合。開原必危。臣等思存歹商。乃出大兵撫剿互用。諸酋遂與歹商和。並請入貢。奴兒哈赤亦畏威。舍北關而與歹商通姻好。首先入貢。諸酋既轉逆爲順。則我亦不得不復撫爲剿。使畏與懷兼。庶藩籬可復。是以奏請罷兵而憲其後焉。其後諸酋之貢皆入。卽開原事已大定。惟建州奴酋聲勢最盛。能制東夷。其在建州則今之王台也。旣送還被擄漢人。且及牲畜。又斬犯順夷酋克五十。而獻其級。思慕朝廷名器。日益加切。查其祖父於征逆酋阿台之時。爲我作禦導。而死於兵火。是奴兒哈赤累世有勞。與小夷特起其名不正者有異。再查大明會典內一欵云。建州毛憐三衛之夷。若有送回被擄之男婦者。許給賞。不願賞者。量陞千百戶指揮。惟都督職名。則必留待有能殺犯罪夷酋。或執縛作惡夷人之功者。此盟府鉅典。所以示信外夷。安我封疆者也。今錄奴酋父祖死事之功。與以都督。誠不爲過。其本身曾斬獻逆酋尤合明例。奏入上從其請。與以都督僉事。是爲奴賊受我殊恩之始。

據此則授官爲經勦遼督撫之會議。其實則由李成梁主動。成梁欲掩前濫殺之過。懲患奴兒哈赤。藉貢夷馬三非爲奴乞恩。乃有此交議。蓋邊吏畏奴。前此早種種藉名。以金幣結建州之心矣。清實

錄所謂歲幣者卽此。例如丙戌（萬曆十四年）條云。明因誤害二祖。自此歲輸銀八百兩。蠻段十五匹。以通和好。是也。總之太祖乘其祖父之橫死。以恣要索。觀奏議文甚明。又自嫌其祖父曾在逆夷王果部下。且與爲姻家。故自與南關哈達通姻。又欲解明人之疑。自稱侈姓。上表署侈奴兒哈赤。蓋王果籍右衛。侈姓則爲左衛之通姓。其避時忌如此。明年萬曆十八年四月貢京師。是爲第一次入貢。並謝授都督之恩。時年三十二。又明年以其有管束女真人之功。敍龍虎將軍。二十一年十一月。

又有第二次朝貢焉。

又云扈倫四部哈達先亡。太祖念明廷最眷哈達。乃以女妻兀兒忽太。並示保護。於是哈達舊有勅書。盡沒入太祖之手。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以此混入建州勅書。膽敢充朝貢之用。是爲第三次朝貢。據舊籍。敕書之數。定建州五百道。海西一千道。萬曆十年前後。海西王台獨占。敕書七百道。台沒。其部下以二百道投葉赫。又被奪者一百二十七道。哈達實存三百六十三道。歸吳爾古岱（兀兒忽太）所有。太祖之所得總數。計多至八百六十三道。在王台盛時。不過兼併海西之敕書。太祖則兼併建州海西二族。計數亦遠在王台之上。禮部爲之駭然。有侍郎楊道賓者。奏彈之。言女直必爲將來大患。今不糾其不法。祖制將盡廢。祖制廢。則邊陲從此擾矣。極論宜擯絕其貢。如成化初故事云。明廷不加拘執。僅移牒遼東。嚴其驗放。毋令敕書混進。俾仍安然還建州焉。甯非可怪。自此以後。

朝貢遂絕。

按敕書冒混之事。清朝全史第六節言。哈達及葉赫之發達時。明之治邊已有遷變。其始從馬文升之獻言定女真襲職之法頗備。據撫安東夷記所述當時存於兵部之女真人底簿尙能用彼國語言審譯易辨授官之始末。至璽書續給時僅改舍人之待遇仍繫彼等之歡心信有大效。以是歷弘治正德嘉靖之初明與女真之交涉雖不見勝亦未至危險。由嘉靖末至萬曆初女真形勢大變。璽書與本身竟無查驗之法。對邊之策必須大加改革。明人頗以爲言。其時既未有良法女真人璽書之賣買遂爾風行。豪強兼併及於他部據東夷考略永樂以來海西一族所得敕書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南關強盛獨得七百道。北關不及其三之一。迄於後日清太祖朝貢之時混入南關敕書三百六十三道。明廷但諭無得兼併而已。永樂之遺策至此掃地無餘。其以兵力兼併者更無抑止之法矣。

又按清實錄尼堪外闌始藉明勢迫太祖往附。太祖不往而六祖子孫皆欲害太祖以歸尼堪。太祖於其間與各部尋仇兼并坐大明亦不實行扶助尼堪尼堪威信盡失爲太祖所逼窮竄明邊明人不能庇執送太祖斬之。此萬曆十四年事自此遂給歲幣蓋李成梁等守邊暮氣已深以苟安爲幸而太祖則旣挾前嫌以脅成梁取明官職以攝同類又時奉朝貢以懈明廷旣盡取建州又滅海西之太半所奉於明廷之朝貢初未或息。建夷考云萬曆二十八年今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孛羅其勢始悍猛骨孛羅者與那林孛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二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

輒預報得爲備。諸夷皆心畏之。奴酋尤甚。會猛酋與那酋相讐殺。猛力不支。請於邊吏求救。不許。願得乘障捍邊圉。不許。遂求援。奴酋悉起兵。以援爲名。佯以計襲殺之。邊吏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心。云云。此可與東華錄參觀。又於其間定兵制。製文字。內政備舉。然後於萬曆三十七年以後。絕明朝貢。四十三年。明責太祖退出開原近邊。故哈達地。太祖亦奉命惟後來。亦以入七大恨中。其明年四十四年。卽建元稱金國矣。太祖之遠交近攻。明人之養癰玩寇。坐致國祚遷移。啓南北分立之想。其後明廷閹人肆毒。流寇跳梁。元氣已盡。乃又改金爲清。以一統爲大欲。薄南北朝而不爲。且以後金之號爲清一代之大諱。輯前紀至此。於明清之際。可瞭然其得失焉。太祖輶貢之年。建夷考在萬曆三十四年。當從清朝全史。

明史朝鮮傳。天啓五年十二月。毛文龍報言。朝鮮逆黨李适。韓明璉等。起兵昌寧。直趨王京。被臣擒獲。餘孽韓潤。鄭梅等竄入建州。云云。時已爲太祖天命十年之歲杪。明年卽太祖崩御。太宗嗣位矣。然建州之名未改。可知當時尙無滿洲之國名也。清修明史。無所不用其忌諱。而尙多漏筆如此。要爲史中見建州之最後文字。以後則大書提行稱大清矣。併附識於此。

附  
顯祖紀第九

他

顯祖宣皇帝。名塔克世。又名他失。景祖第四子。顯祖終身侍景祖。無所謂嗣位。以生太祖。清初進尊號焉。事迹盡在景祖紀。顯祖爲王果之壻。是爲宣皇后。生子三。長太祖奴兒哈赤。次舒爾哈赤。次雅兒哈

赤繼妃納哈氏。哈達萬汗卽王台所養族女。生子一名巴雅喇。庶妃生子一名穆爾哈赤。

稻葉引籌遼碩畫云。奴爾哈赤叫場之孫。他失之子也。又清朝全史第八節。太祖世系。在清紀錄不言其祖若父爲何等門地。而明人所記。則言彼之祖父爲都指揮。曾領敕書二十道。蓋非出於微賤也。清記錄不詳。太祖母系實錄。但舉顯祖之大福金爲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阿吉都督爲何等人。又不明言。今可斷言。阿古卽王果之轉音。不明言者諱之也。葉赫酋長那林孛羅之言。不曰太祖爲王果之裔乎。今按稻葉之言甚確。其所見稱太祖爲王果之裔者。爲葉赫貝勒那林孛羅。自必有本。那林孛羅。清實錄作納林布祿。卽孝慈高皇后之兄。太祖之妻舅。其言自可信。錢謙益岳武穆畫像記。稱惟忠武王。僇力中夏。誓滅金虜。佟奴以王果餘孽。冒金源之後。啓疆犯順。忠武有靈。其能貰諸。又南潯莊氏史案言。或間逆書致罪之。由余不知其細。但聞之前人曰。如書中所云王某孫。增卽清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卽清之太祖也。而直書名云云。以此爲莊廷鑑罪狀之一。記史案者頗恍惚其辭。要之清太祖母爲王果之所出。明清之際。固共知之。後乃諱言耳。清實錄言明歸二祖喪。明人言李成梁以他失屍首還太祖。則所歸者實止顯祖之喪。景祖死於火。蓋無可歸矣。

附王果紀第十才阿二都阿太京附

王果者。建州右衛都指揮使。凡察之後也。嘉靖間。左衛中落。六貝勒分居。建州實力。潛移於右衛。果入居建州根據地。其婆堵江流域。別由王兀堂居之。嘉靖三十六年。始以犯邊聞。其時左衛後人諸貝勒

皆役屬於杲。杲以女妻顯祖。於嘉靖三十八年生太祖。遂爲清一代建元開國之主。明人恒稱清太祖爲王果之裔。蓋據西北關葉赫貝勒之言。亦以嘉隆以後。言建州者必稱王果。太祖代興。既於族爲同祖。又於戚爲外孫。宜其以果裔名也。果據建州。增殖戶口。加悍兵力。既據十岔口。爲出入之路。又占寬甸子。爲射獵之區。明兵不出邊。斥候亦不出哨。斯時果旣肆掠於北。王兀堂阿住。吉准哈等部。掠於東。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入。陷酒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進。搶鑊陽等堡。隆慶四年八月。由大柞口。搶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搶掠人民牲畜等事。尤難悉數。故事。撫順開市長官先坐撫夷廳。會長以次。遷至堂上。貢土產。長官乃驗馬。女真人之貢馬多羸弱。恆給善價。以示羈縻。果尤傲慢。至撫夷廳。輒奪酒飲。飲醉箕踞。詬罵無敢呵者。有新長官抑彼等下階。又驗馬之肥牡。果鞅鞅引去。旋率衆鹵掠。朝廷爲之罷免長官。果益桀驁。隆慶六年秋。果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果益憾。約諸部爲寇。副總兵趙完責汝翼啓釁。時張學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奏言。汝翼却果饋遺。懲其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謂宜諭王果。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勦殺。無事姑息以蓄禍。趙完懼。饋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果。如學顏策。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果懼。十二月。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欵。學顏因而撫之。萬曆元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赴果寨求明之亡人。被給見執。果遂殺承祖。剖其腹。并燬殺承祖從者。先是。遼陽鎮東一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

六堡十二城分守。鑿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置寬甸以時艱不果。及是年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移險山五堡於寬甸長甸雙墩長領散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杲殺裴承祖犯邊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卽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甸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東明年十月杲復大舉入發兵討杲成梁檄副將楊騰遊擊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參將曹簠挑戰諸軍四面起敵大奔盡聚杲寨寨地高深溝堅壘以自固成梁用火器破數柵矢石雨下把總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諸將繼之杲走高台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馘千一百餘級毀其營壘而還學顏等追奔至紅力寨杲大創不能軍走匿阿哈納寨。張居正第學顏功在總督楊兆上加兵部侍郎成梁進左都督世廄都指揮同知曹簠勒精騎往杲匿所杲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杲死建州悍酋稱王兀堂。杲先以都指揮而明人相傳稱之曰都督至是兀堂亦以迤東都督名兀堂故通市寬甸後參將徐國輔弟國臣強抑市價兀堂乃與趙鎖羅骨數遺零騎侵邊事在萬曆七年明年三月以六百騎犯鑿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以千餘騎從永甸入成梁擊走之追出塞二百里至鴨兒匱敵以騎卒拒而步卒登山鼓譟成梁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其秋兀堂復犯寬甸副將姚大節擊破之兀堂由是不振而王杲之子阿台則又以建州爲患矣。

初杲死阿台走依王台長子虎兒罕然以王台獻其父陰欲報之王台死于萬曆十年虎兒罕勢衰阿

台遂附北關。合攻虎兒罕焉。阿台婦爲清景祖子禮敦之女。本顯祖之妻弟。而又爲其姪壻。清人稱之曰阿太章京。是時既攻哈達虎兒罕。又數犯孤山汎河。成梁出塞。遇於曹子谷。斬首一千有奇。奪馬五百。阿台復糾毛憐衛夷阿海連兵。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抵瀋陽城南渾河。成梁馳往虎皮驛。援之。阿海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成梁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逆讎在遼禍未息。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設。攻之不卽下。別遣遼陽副將秦得倚等圍阿海牧莽子寨。破之。誅海。乃合兵攻古勒寨。始成梁進兵。實由建州別部圖倫城酋尼堪外蘭導之。而景祖顯祖父子亦陰爲成梁用。先後至寨撫誘所部。景祖父子以妻黨尊屬入而說之。爲阿台所拘。成梁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景祖亦焚死。顯祖爲明兵所濫殺。阿台阿海二寨并破。獻馘二千三百。果部遂滅。而景獻二祖之冤死。清太祖始歸罪於尼堪外蘭。卒致恨於明。遂爲起兵一大口實。事已見景祖紀。阿海毛憐衛夷。清人稱阿亥。章京爲沙濟城主。沙濟城富卽牧莽子寨。阿海與阿台同惡相濟。亦梟逆也。其修建六堡事。萬曆初斥地二百餘里。爲李成梁等大功。其時女真衰弱。率而就緒。閱三十年。漢人移居寬甸平野者。歲有增益。至萬曆三十年前後。至者六萬餘口。大半爲先居鰻陽瘠土之民軍。而由山東越海而來者亦夥。萬曆三十三年。主者爲巡撫趙楫。上言寬甸地孤懸難守。又與奴兒哈赤城寨逼處。恐居民易與相狎。明廷遂突命撤退六堡焉。蓋爾時遼東兵力已憊。無維持邊境之力矣。六堡之民懷土不肯內徙。明以兵迫之。死者狼藉。李成梁又以被

迫棄地之事實。據爲招復逃人之功名。請朝廷行賞。於是奴兒哈赤亦獲賜金。成梁之欺罔貪懦與廷臣之疏於邊事如此。兵科給事中宋一韓疏劾成梁等言寬甸之喪失致禍。慨乎言之。並請責令規復舊地。成梁乃於雲頭裏至鴨鶻等處更設關隘。鴨鶻關是以有舊新二處。明廷又以一韓言使熊廷弼巡視遼東。復命之日。於邊情頗右一韓說。由是寬甸沃土盡供女真射獵。朝鮮與遼東陸地之聯絡亦中梗。海上事一以毛文龍左右。之後太祖退還撫陽。東北新孤山堡地。山谷狹隘。不適耕種。實無所利。成梁所爭之於王果。王兀堂而得者。喪之太祖而不可復回。要其終以言之如此。

明史張學顏傳。隆慶五年。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明年秋。建州都督王果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果益憾。約諸部爲寇。副總兵趙完責汝翼啓釁。學顏奏曰。汝翼却果饋遺。憲其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違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謂宜諭王果。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剿殺。毋事姑息以蓄禍。趙完懼。餽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果。如學顏策。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果懼。十二月。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歎。學顏因而撫之。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鰻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置寬佃。以時糲不果。萬曆初。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移險山五堡於寬佃長佃雙墩長領散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王果復犯邊。殺遊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學顏不可。如此則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

所在貿易。卒築寬佃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明年冬。發兵誅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紅力寨。張居正第學顏功在總督楊兆上。加兵部侍郎。

李成梁傳。萬曆元年。建州都指揮王杲。故與撫順通馬市。及是誘殺備禦裴承祖。成梁謀討之。明年十月。杲復大舉入。成梁檄副將楊騰遊擊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參將曹簠挑戰。諸軍四面起敵大奔。盡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溝堅壘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數柵。矢石雨下。把總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諸將繼之。杲走高台。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馘一千一百餘級。毀其營壘而還。遷左都督。世廢都指揮同知。杲大創不能軍。走匿阿哈納寨。曹簠勒騎往。杲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

又成梁傳所見王兀堂事。已載建州紀。東華錄所見阿太章京事。已載景祖紀。其王杲阿台事蹟。於景顯二紀已指明所出之外。今更舉所引各文如左。

稻葉氏滿洲歷史地理。天命元年以前。清朝領土之緒。言明史。蠻韃靼傳。土蠻親犯。撫順。攻鳳凰城。海州。金州。殺掠尤甚。皆以建州女直爲嚮導。由鳳凰城進至遼東半島。是以酋長王杲之燄益張。適明廷命李成梁守遼東。李善用兵。杲等不敵。逃至哈達。被執送成梁。時萬曆二年也。繼起者爲王兀堂。根據地在今佟家江流域。亦一犯鑿陽。寬甸。再犯永甸。李成梁窮追之於佟家江支流雅兒河。兀堂乃不能再起。蓋與前之王杲。實太祖未起以前之巨酋也。

又本篇四之乙。哲陳部下古勒城云。古勒城在今腰站之西。所謂鼓樓部之北。轂勒峯之上。皇明從信錄卷三五。萬曆十年十二月之條。引女直考曰。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却。阿台方擁衆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遂引去。李將軍因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此逆雖在遼福未息。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濠塹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梟逆也。云云。古勒之名。著於此役。清朝景顯二祖。亦焚死此城中焉。

又第七卷六。邊牆之展退乙。東邊下。引皇明經世文編卷三六。三張學顏遼東善後處分疏。略言寬甸之地。土脈肥美。臣薦遼東總督楊兆。與總兵官李成梁會議。禦敵以保民爲上策。守邊地者以城堡爲家。但此等事。着手易而著績難。修前人之成蹟易。而創業難。在內地猶易。而臨敵地則尤難。至若進奪敵地。展拓封疆。遮斷敵之通路。於其地創立城堡。則尤難中之至難矣。險山等舊堡。自嘉靖四十二年添設參將。增加兵數。其地在內地。去邊甚遠。是以建州女直。每年增殖戶口。加悍兵力。既據十岔口。爲出入之路。又占寬甸子爲射獵之區。我之兵馬。殆不出邊。夜間斥候。亦不出哨。由是王杲等肆掠於北。王兀堂阿住古准噶等部。肆掠於東。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侵入。陷酒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進搶瀋陽堡等。四年八月。由大柞口搶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搶掠人民牲畜等。

事尤難悉數。是蓋險山地廣。兵數較寡。廣甯遼陽。馬難於一時應急。若任其蠶食。則綏陽附近將成無人之境。且邊內之地。沙磧不毛。兵卒已有逃亡相踵之勢。長此情狀。再經數年。終必不可收拾。總兵官李成梁。任險山參將時。洞悉此弊。卽擬將各堡。展移至寬甸子十岔口等處。當時上下疑畏不行。至萬曆元年。始奉朝命。決移險山等六堡於寬甸子及十岔口等處。但此地周圍皆有山林。中間膏腴平坦。在邊牆外二百里。女直所必爭之地。以故工事創始之時。或言敵攻綏陽。或言敵入遼陽。將有引起女直積憤之事。我邊地人民亦苦遠役。遂出怨言。遼東文武各官。尤以憚勞。多方訕謗。指嗾軍人。以罷工。恫赫臣等。臣等不爲所動。督促進行。迨稍有次第。忽發生王杲殺遊擊裴承祖於邊外之事。時由開原至遼陽。由將領至屯民。在在煽動。人人自危。巡按御史奏請停工。臣等亦非不疑畏。然一旦停工。軍夫散放。不可復聚。銀糧亦同徒失事機。示弱於敵。由是臣等不避違旨之罪。與總兵李成梁引兵赴彼。立定基址。至大勢已成。臣又巡閱多方曉諭。參將傅廷勲。不避艱險。挺身任事。列柵爲城。女直酋長來窺探者。諭以禍福。徧加犒賞。無不從命。臣等又知築城之夫匠等。往來於遠隔不便之地。糧餉最艱。議行銀糧互給之法。又欲節工役之勞。爲定服役時期。輪番就役。又恐工事委員虛捏工程。不符預定之式。給以一定之尺度。計算高厚。又製作帳簿。使明出入之數。其時李成梁適搆平王杲。敵勢益弱。去年又執王杲。獻之京師。敵益讐服。故三年之間。諸部服從。內外無虞。六堡工程完全告竣。

又引東夷考略。萬曆七年。建州酋長王兀堂漸迫邊牆。八年屢犯綏陽永甸等堡城。李成梁追擊之。至

邊牆外二百餘里之鴨兒匱。云云。並言鴨兒匱當爲鴨兒瀕之轉音。若然則在佟家江支流大小鴨兒河防之附近。

又引皇明從信錄卷三三曰。李成梁展邊界而築寬甸等堡。其地北鄰王杲部落。東鄰王兀堂部落。距鑲陽二百里。其修築十岔口寬甸堡時。張學顏往視察之。王兀堂等數十人。皆跪修塞道誓不向內地射獵。請以鹽布爲貿易。學顏因上疏爲陳米布豬鹽之貿易既得許可。並以市稅充女直人之撫賞焉。自此開原以南撫順清河鑲陽寬甸。皆有市場奉明約束。

稻葉氏敍述之文。又曰創建六堡之李成梁。其後即建議廢撤六堡。退還鑲陽以西。當時明兵科給事中宋一韓上疏痛劾李成梁等。觀疏中大旨。因寬甸一帶之喪失。所致禍害不少。慨乎言之。並請仍復萬曆三十三年以前之舊。成梁乃於雲頭裏至鴨鶻關等處。更設關隘。鴨鶻關是以有舊新二處。則在清河城方面。邊境又稍展幾分。時明廷知宋一韓之議不可漠視。乃使熊廷弼巡視遼東。據其復命之詞。對於東邊位置。雖不盡如一韓之痛論。然大體頗從之。由是寬甸沃土。悉任女真射獵。終明之世。無回復之日矣。但鑲陽東北新孤山堡一地。曾由清太祖歸還。不過一狹隘之山谷。不適耕種。清河城方面。依然在女真人手。

按清河城邊境。漢人與女真所爭者在寬甸一地。觀稻葉引皇明經世文編四八一天啓元年。遼東經略熊廷弼與友人書曰。遼東山脈東北起長白山西南至旅順海口爲止。此山脈之一路。分出枝脈形

成峪地。每峪有一河。流水淙然。石齒齒出。不可屯田。居民依山而住。空山耕種。今年空此一塊。地力既盡。又耕別塊。顧安所得空地乎。由此可知邊地所以必爭之故矣。

又李成梁傳。當萬曆初元時。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成梁獻議。移建孤山堡於張其哈刺佃。險山堡於寬佃。沿江新安四堡於長佃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於朝報可。自是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督撫蹇達趙楫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內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復逃人功。增秩受賞。兵科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巡按御史熊廷弼勘奏如一韓言。一韓復連章極論。帝素眷成梁。悉留中不下。久之卒。年九十云云。此明史本傳所紀。悉本實錄者也。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云。予姻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壇。劾李甯遠疏至二十上。甯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屨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牖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甯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云云。宋一韓明史無傳。據此乃知其爲陳州人。字圃田。櫟園旣與爲姻家。傳說必得之於宋。其有緣飾過示神奇。亦宋氏自爲此語矣。成梁封甯遠伯。故曰李甯遠也。

成梁守邊。所部軍官皆其家將。秦得倚亦其家將之一。皆富貴擁專城。具見成梁傳。

## 清國號原稱後金考

去年宋遜初爲言昔在日本撰間島問題時。發見日人所紀清國事甚夥。滿洲稱帝立國原名後金云。繼張蔚西又言日本書籍中固稱後金。并言今奉天城有一門。尙著後金某年字樣。余往來蒙滿屢過奉天。悔未留意城門上字迹。無從覆按蔚西之言。頃檢日本人書之稱後金者。誠所在皆有。其已經譯爲華文者。如三島雄太郎之支那近三百年史。其第二章愛新覺羅之系統及歷史云。清之始祖爲完顏氏部屬之女真人。乾隆上諭已明言之。可知爲之後裔。而與渤海及金爲同族。始祖發祥之額多里城。在湖爾哈河之源勒福善河之西岸。東距興京千五百里。西南距甯古塔三百八十里。與金之上京海古勒毗連。所謂金初稱內地者。則以小白山脈之東部土地肥沃富樹木水草。自古爲人民所居也。至肇祖西南遷於赫圖阿喇。卽太祖創業之地也。在明爲建州右衛地。建州者渤海時置之。遼金元雖皆有建州。與渤海之建州。其地不同。明代之建州近渤海。自興京東亘而南。凡明所謂建州衛。清初所云滿洲長白山二部。皆屬之。然非明之版圖。羈縻而已。肇祖曾受明都督之任。是卽建州衛都督也。明史稱滿洲所謂建州之夷酋是也。其記太祖卽位曰。弩爾哈赤卽位滿洲國號後金。指中國爲南朝。又有以滿洲稱東韃靼者。或以愛新覺羅卽金源爲金之部屬。明人因是稱爲後金乎。然後金之號。未見於清之諸書。若韃靼則爲蒙古本雅失里之國號。與愛新覺羅不相涉。自太祖興業之赫圖阿喇至撫順城僅百七十里。其地爲明之要塞。置守將備兵。考太祖實錄。謂與此城使命往復。常用通事。可

見明代限於鑾陽清河撫順柴河等之諸關塞。其東皆女眞人。自爲部落。語言風俗大異。今滿洲內地無不能華語者。其風俗漸與漢人相淆。比之前時變遷甚矣。

以上爲日本人之言。其云後金之號未見於清之諸書。所據者爲明史。此明史非清朝所修之明史。蓋明人之舊稿。毀於清廷。而間有流布於海外者也。但云未見於清之諸書則不確。明季南北略非禁書也。禁書目內有明季南略。註云無撰人姓名。未知與南北畧中之南畧是一是二。南北畧係無錫計六奇所著。撰人姓名不得云無。且通行本甚多且久。當不在禁例。然北畧首條卽係大清朝建元。其文曰。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啓六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止。據此則稱中國爲南朝。自稱後金。皆清世著述家所曾言。日本人未及知耳。

滿洲之改國號爲大清。在天聰十年。卽以是年爲崇德元年。蓋改國并改元也。清一代不易君而改元者惟此一次。蔣王兩家東華錄所紀定大清之國號。均在此年。當可信。鄒漪明季遺聞。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元日。新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順治。而賊僭位西安。妄稱大順。僞號永昌。據此則鄒氏以滿洲號清。在甲申順治元年。與闖賊之號大順爲同時。當係傳聞之誤。蓋前數年。滿人自號大清。中土人民固不甚在意也。惟自崇德以前。既有年號。不能無國號。又未稱大清。則其以後金爲號無疑義矣。滿洲稱後金之時。稱中國爲南朝。其志不過雄長於邊門之外。以南北對峙爲期望。及既得遼瀋。一再

遷都至定都瀋陽。則睥睨華夏。非復天命建元時故態矣。故至崇德十年。重定大清爲有天下之號。既改號清。乃諱其舊號之後。金使不見於清一代官書之內。傳緯平謂夷狄之俗。世多掩飾。北魏本李陵之後。其後一改姓拓拔。再改而并去虜姓。遂姓爲元。禁人復言其祖爲李陵。至見明詔。與清之諱言。後金同一意匠。清以私史一案。戮莊廷鑨等諸文士。魏亦以國紀一案。誅司徒崔浩。並及姻親。盡夷其族。豈非以虜諱虜。千古之一轍者乎。廷鑨輩猶曰草野之士。崔浩則有大功爲魏國紀。罪名不過備而不典。徒以刊石衢路。足彰虜迹。遂遭大禍。豈不傷哉。

滿洲與金之關係。就東華錄所載。天命三年以七大恨告天征明。至幹鐸鄂謨之野駐營。時蒙古貝勒恩格德爾薩哈爾察國長薩哈連二額駙隨軍營。(開國方畧注薩哈連來歸原委無考)上告以金朝往事。閏四月壬午諭侍臣。又及堯舜禹湯文武及金世宗諸令主。諸如此類。皆初號後金宣揚祖德之盛意。以金世宗直接三代。擯漢唐宋而不與。其意可知。天命六年三月乙卯陷明瀋陽。癸亥又陷遼陽。即以遼陽爲新都。遷居之。七年三月名遼陽曰東京。十年三月又遷瀋陽。此數年間。明亦以滿洲爲與金代有關。致發掘房山縣金陵以厭之。及睿王入關。乃毀明陵以相報。此事見乾隆五十年正月甲寅詣明長陵奠酒之諭。諭文中云。我朝開創之初。睿親王以我師克取遼東。時明之君臣惑於形家謬說。疑金代陵寢與本朝王氣相關。將房山縣金陵拆毀。是以爾時亦將定陵享殿撤去。停其祭祀云云。此滿洲初爲後金之證一也。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壬子諭頃閱金史世祖紀云。金世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毓與大金正同。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韃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譌爲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又後漢書三韓傳。謂辰韓人兒生欲令頭扁。押之以石。夫兒初墮地。豈堪以石押頭。其說荒悖於理。國朝舊俗。兒生數日。置臥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自扁。乃習而自然。無足爲異。辰韓或亦類是。范蔚宗不得其故。曲爲之解。甚矣其妄也。若夫三韓命名。第列辰韓馬韓弁韓。而不詳其義意。當時三國必有三汗。各統其一。史家不知汗爲君長之稱。遂以音同誤譯。而庸鄙者。甚至訛韓爲族姓。尤不足當一曉。向曾有三韓訂謬之作。惜未令人盡讀之。而共喻耳。若唐時所稱雞林。應即今吉林之譌。而新羅百濟諸國。亦皆其附近之地。顧昔人無能考證者。致明季狂誕之徒。尋摘字句。肆爲詆毀。此如桀犬之吠。無庸深較。而舛誤之甚者。則不可以不辨。若夫東夷之說。因地得名。如孟子稱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至如尊崇本朝者。謂雖與大金俱在東方。而非其同部。則所見殊小。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我朝之臣僕。魯天率土。統於一尊。理固如斯也。譬之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其勝朝之臣僕乎。又有云我祖宗朝曾受明龍虎將軍封號。亦無足異。我朝初起時。明國尙未削弱。因欲與我修好。借此以結兩國之歡。我朝固不妨爲樂天保世之計。迨我國聲威日。

振明之綱紀日隳。且彼妄信讒言。潛謀戕害。於是我太祖赫然震怒。以七大恨告天。興師報復。自薩爾  
滸松山杏山諸戰。大敗明兵。明人欲與我求和。斥而不許。彼尙安能輕侮我朝乎。且漢高乃秦之亭長。  
唐祖乃隋之列公。宋爲周之近臣。明爲元之百姓。或攘或侵。不復顧惜名義。若我朝乃明與國。當圖賊。  
擾亂明社。旣移之後。吳三桂迎逆王師入關。爲之報仇殺賊。然後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統一寰宇。  
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至若我國家誕膺天眷。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  
之高棟履武。紀以爲受命之符。要之仍係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里池。卽在長白山原。不外  
白山黑水之境也。又金世祖紀稱。唐時靺鞨有渤海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是金之先卽有字矣。而  
本朝國書。則自太祖時。命額爾德尼巴克什等。鑄製通行。或金初之字。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至  
我朝復爲創造。未可知也。他如建置之沿革。滿洲之始基。與夫古今地名同異。並當詳加稽考。勒爲一  
書。垂示天下。萬世著派。大學士阿桂于敏中。侍郎和珅。董誥悉心檢覈。分條編輯。以次呈覽。候朕親加  
釐定。用昭傳信。而闡羣惑。並將此通諭知之云云。滿洲自認爲金之後。所云尊崇本朝者。謂與金非同  
部。可知其先自諱其後金之名。因以不言金後爲尊崇。乾隆時又以知爲後金者少。乃以金後自居。此  
滿洲初爲後金之證二也。

至奉天城門上鐫後金字樣之說。未經目驗。考瀋陽之陷。在天命六年。遷都瀋陽。則在十年。由此至天  
聰十年。改號大清。尙歷十一年。奉天卽瀋陽所改名。其城門鐫後金字。於理可有之。東華錄天聰十年

三月庚申內院諸臣倣明制。鑿新築城門名曰揚威昭德永安興化定遠上曰凡事當顧名思義無取矜誇。興之揚之定之在天不在人也。更其名曰鞏固門靖遠門鎮西門據此則奉天修城定爲皇都之制當在是時。但是年四月己卯諸貝勒文武羣臣請上尊號壬午齋戒三日設壇德盛門外乙酉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爲大清改元爲崇德元年上距三月庚申已閱二十五日修誠而鑄年月其事不必在請定門名之後或所鑄年分卽爲後金天聰十年乎此事尙當奉天城覆核之。

按此篇既脫稿始見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其於清國號之原稱大金見之朝鮮人紀載及奉天古刻文字者。必繆則事本瞭然無待深考。又見談孺木棗林雜俎在清代爲禁書其間亦稱金國稱建州確鑿非一故此考爲蛇足但自清至盡改官文書深沒金號人間多有未及知者仍過而存之。

甲寅秋日心史補志

奉天城門之有後金字樣者據清朝全史爲撫近門又有大石橋之娘娘廟碑遼陽東京城之福額遼陽之喇嘛墳皆有大金國號其原文並載最明瞭者爲喇嘛墳碑茲更轉錄如下碑云。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

法師斡祿打兒罕囊素烏斯藏人也誕生佛境道演清淨旣已融通大法復急於普度羣生於是不憚跋涉東厯蒙古諸部闡揚聖教廣敷佛惠蠢動含靈之類咸沾佛性及到我國家太祖皇帝敬謹尊師供給常倍天命辛酉年八月念一日法師示寂歸西太祖有勅修建寶塔斂藏舍利緣累年征

伐木建壽城。今天聰四年法弟白喇嘛奉請皇上勅旨欽奉八王府令旨乃建寶塔事竣鑄石誌其勝焉。

大金天聰四年歲次庚午孟夏吉旦同門法弟白喇嘛建

### 朱三太子事

魏聲龢雞林舊聞錄載張先生傳一篇畧附疏證頗以爲創見既而稍稍參考他書乃知此傳確係舊本與清朝官書吻合茲述如左。

舊聞錄云。辛亥冬。友人傅君在新城得一手抄本紙色黯晦題曰張先生傳爲清初李方遠所著。李與明崇禎三子定王爲友。王變姓名。自稱張姓。案發李以株連謫戍於新城。乃有此著。張先生者。所以名定士。獨怪是編沈埋於塞外。旣二百餘年。至前清命運旣盡。亦遂出世。從知朱明玉步旣改。世閱二紀。尙有此一重公案。固已奇矣。而是漏留遺至今。年代已遠。不謬仍發現於新城。果孰保持之而襲藏之。俾不磨滅。不又奇耶。茲故備錄原文如左。

張先生者。初不知其何如人也。癸亥春。(康熙二十二年)得晤于路氏筵上。見其丰標秀整。議論風生。因私詢其從來。主人曰。姓張。號潛齋。浙中名士也。學問淵博。寫作兼優。而且工手談。精音律。今爲張氏西席。敬邀相會。共春酒歡。是日也。賓朋雜集。觥酬交錯。先生獨向余言歎。情意殷殷。若素相識者。越二日。即投刺。賜顧惠。綾子詩扇。彼此往來。爲筆墨文字之交者。約半載。餘先生忽一日過余云。欲附舟南

行兩月卽歸。茲來告別。家有數口。米薪悉出自東家。但每月須錢千文。爲菓菜資。不得不向知己告也。余曰唯。遂按月遣送。如是者又半載。適余有山右之行。旋赴長安。入乙丑（二十四年）春闈。後抵家。知先生已攜眷南旋矣。自此不相間者十餘年。及余授任饒陽縣。兼署平山。時值韃爾靼作反。兩縣軍需朝夕措辦。日無甯晷。先生曾到饒邑。余亦不暇申欵。匆匆贈餚而別。從此又杳然無音矣。不意於丙戌（四十五年）季冬時。余已解任家居。且遭鼓盆之戚。而先生偕二子至。曰江左連歲水荒。粟貴如金。不得已就食山左。敝門人張岱霖之家。敬投尊府。求薦一館以糊口。予曰。歲云暮矣。來年之館久已聘定。予有孫數人。皆童蒙。幸爲不屑之教可乎。先生曰善。因留居焉。亦時至張氏家。旬日即旋。曰師弟間不便笑談。予公然亦信其無他矣。孰知前年初夏。蓋戊子（四十七年）四月初三日也。予方與先生在書房。陳黑白子以相娛。忽有軍廳高公。邑令張公。率營兵官役。將先生父子同予鎖拿。予茫然不知其何故也。星發電馳。解赴省城。撫軍坐後堂。左右列藩臬兩司。旁無一役。先問余曰。你是李某。曾做過饒陽縣官麼。予曰。是。你既讀書爲官。當知理法。爲何窩藏朱某。爲不軌事。予曰。予家只知讀書。門外之事。亦不與聞。不知誰爲朱某。從不敢微犯法事。撫君曰。你家教書先生是何人。予曰。先生姓張。名用觀。係南方人。於二十年前。在東平州張家設教。曾認識。後於前年十二月。伊父子來至吾家。諄言尋館度日。予有孫數人。從他讀書。至於朱某不法事。并不曉的。撫君曰。他在南方姓王。山東姓張。你不知麼。余曰。一毫不知。又喚先生父子至。問曰。你是甚麼人。曰吾乃先朝皇子朱慈煥。原封定王。事到今日。不得

不說實情。又問曰。你何以在浙江。曰崇禎十七年。流賊圍困京城。先皇帝交於王內官。往民間藏匿。及城破。王內官獻之闖賊。闖賊又交於杜將軍。未幾。吳三桂同清兵殺敗流賊。各自奔逸。賊中有一毛將軍。帶吾至河南地方。棄馬買牛。種地。年餘。清朝查捕流賊緊急。伊遂拋吾而逃。時吾年甫十三。自往南行。至鳳陽。遇一老鄉紳王姓者。曾爲先朝諫垣。細詢根由。執手悲泣。留在伊家。予遂改姓王。偕伊子同學讀書。又數年。而王官病故。吾年十八九。乃從江而南。舉目無親。煢煢莫告。到一禪林大士前。削髮爲僧。苟延歲月。偷生度日。後游於浙。止一古刹。中有胡姓者。餘姚人也。亦明時宦裔。偶來寺中。與我談經論文。愕然大咤曰。子有如此才學。何爲流於空門。乃延至其家。改換衣帽。勸吾蓄髮。伊居室之旁。有小園半畝。茅屋數間。俾吾住其中。後又以女妻焉。此吾所以爲浙人而王某也。撫君曰。今有江南兩處叛案。皆稱扶爾爲君。恢復明朝。爾往浙中質之。時四月初六日是也。當日撫君將口供繕寫題疏。卽將先生同予起解。行驃轎四乘。解官數員。一東充道蕭。一撫標大廳陳。一都司張。并守備千把等。統領馬步兵數百。及沿途接者。日有千人。舉目視之。旗幟招颺。隊伍交雜。林林總總。前後擁護。余心惶惶。如在夢中矣。十四日到淮安。易舟而往。河內船舸周圍濟濟。而振海將軍之戰船滿。兵較之陸路。赫赫加倍焉。二十二日到杭州。在貢院質審。上坐者欽差少宰穆。次鎮杭將軍。次兩江督。次浙閩督。次蘇撫。予既是朱某。朝廷待汝不薄。何爲謀反呢。曰吾數十年來。改易姓名。冀以避禍耳。今上有三大恩於前朝。次浙撫。王共六十八。問先生曰。你是王士元。先生曰。吾本姓朱。名慈煥。改名王士元。是實。又問曰。你

吾感戴不忘。何嘗謀反。又問曰。甚麼三大恩。曰流賊亂我國家。今上誅滅流賊。與我家報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孫。從不殺害。二也。吾家祖宗墳塋。今上躬行祭奠。命人洒掃。三也。况吾今七十五歲。血氣已衰。鬢髮皆白。乃不作反於三晉變亂之時。而反於清甯無事之日乎。且所謂謀反者。必占據城池。積草屯糧。招買軍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於此乎。吾因年荒米貴。在山東教書度日。居近通衢。密邇京師。尙敢有謀反之事乎。大人曰。現有大嵐山叛賊張某。口稱保你。何得強辯。遂帶張賊至。時予與先生同在案前。問曰。你認誰是朱某。張熟視曰。都<sub>不</sub>認的。又問曰。你前供扶助朱某。如何今<sub>又</sub>說不認的呢。張賊曰。原是假他名色。以鼓動人。委實不認識他。又問予曰。他在你家教書。知道他姓朱麼。予曰。只知他姓張。連姓王也不曉的。又問曰。他在你家教書。近二年。你豈有不知情的。從實說來。予曰。他在我家。不過是西賓朋友。我曾做過朝廷命官。先人受過誥封。朋友重乎。君父重乎。我縱不知輕重。也知利害。我若知情。豈不藏之深山幽谷。而乃今居我家。在官道之旁。與城市親知。飲酒作詩。人雖至愚。不至於此。又問予曰。你說飲酒作詩。都是甚麼人。予曰。我尙不知情。何況別人。論東平汶上。凡讀書者。求他寫斗方扇頭。不止一人。大人體皇上好生之心。亦不肯波及無辜之士。况山東至浙江。隔二三千里。南方之事。何從得知。今在大人台下。如對天顏。不敢一字虛偽。吩咐臬司曰。朱某李某。俱不是強盜。可將獄神廟收拾潔淨。茶飯亦要留心照管。委官看守。是晚卽宿獄廟。時有委官二員。一斬一陳。又有千夫長魯姓者。豪爽人也。見吾二老人而深敬之。朝夕談笑。或對枰棋。或觀雜傳。聚飲歡歌。忘乎其身在囹圄中也。予

因有一絕云。素患難時行患難。人生何事不關天。但求方寸無虧處。身在囹圄心自安。先生詩詞頗多。不復記憶。甫月餘。將東平張氏解到。遂提先生與予同至後堂。張氏已先在審。官仍六位太人問余曰。張某供稱朱某在你任上主文。你合他深交。他只有一面之識。是真麼。予曰。大人想情。凡州縣官主文者。非刑名卽錢穀。朱某只會作詩下棋。我請他主棋文乎。主詩文乎。彼時皇上親征韃靼。我又代理平山兩縣軍需。晝夜措辦不暇。朱某過饒邑。次日卽行。我送贐是實。何曾有主文之說。二十年前。他在張某家教學。家眷都在張某家。我那時纔得認識他。張某你今在公堂上。要說實話。天地鬼神。庸可欺乎。張某語塞。又問先生曰。你認得張某麼。先生曰。他從我讀書數年。他是我的學生。怎麼不認得他。大人遂盛怒。將張某嚴刑究訊。旣而江南解一和尚至。和尚者。太倉奸僧也。素行不端。曾鑄假印。僞造定王筭符。給散愚人。煽惑作亂。及提先生對證。又云。不曾相識。似此或可以辨白。而無累。惟與賊黨葉氏。素矢金蘭。曾締姻盟。事犯江甯。緝獲解杭。先生於此一案。設復辯論。未免油汚着手。而不能無堅白之磷縕焉。傳聞江浙兩大案。謂先生與其謀者非道。若謂先生平居謹密。而非藏垢露尾。洩露真情。以招禍端者。在先生不能自白。人亦未敢爲先生信。迨至部覆命下。見類語云。朱某雖無謀反之事。未嘗無謀反之心。應擬大辟。以息亂階。細詢李某。堅供不知情。然在伊家捉獲。且住有年餘。說不得不知情。合以知情而不出首之例。流徙三千里。嗚呼。皇恩浩蕩。卽刑戮。俾龍鍾老夫。幸以簽發甯古塔定案矣。旨內又云。着穆旦。多加兵丁。沿途防護。將朱某帶至京中。問明正法。時七月十一日。將大嵐山案犯。

處決十二日。登舟起解。從此與先生不獲會面矣。十五日到蘇。因尙未發落太倉奸僧。又住月餘。分羈兩處。只口傳先生之音問而已。至中秋二十三日。復登<sup>河</sup>北行。至淮安。易驃轎。但遙望先生之轎。在前里許。軍馬叢集。周匝圍繞。於來時更加赫嚴。季秋十七日。進都。先生送刑獄。予在戶圈。傳聞皇上念先朝之裔。給一品俸。送至玉泉山。看守伊祖陵。傳聞之言。固不切也。越數日。即將羣連人百餘名。分三起充發。一甯古塔。一齊齊哈爾。予應在發<sup>四</sup>都訥一起中。遂備車馬。帶二子一僕。日日馳驅。過山海關。歷瀋陽城。出威遠門。卽條子邊也。過此無一居民矣。時已初冬月晦。朔風凌冽。寒氣透衣。滿地荒草。沙漠無際。黃羊山雞羣集古木。怪石嵯峨。予有<sup>關</sup>外行一詞。茲不具載。由船場到新城。乃仲冬二十三日。白都訥其站名也。遂買茅舍以棲止。抄聞先生棄市之信。由今思之。人生斯世。順逆窮通。離合安危。數也。命也。造化默運。不可得而逃也。當時與先生初相見時。何獨向予言洽意投也。冤愆之結。已基於此矣。迨後張氏之出。投予居館。而林木池魚之災。不又發難於此乎。此孰非數與命之一定。莫之爲而爲者哉。予也年逾古稀。身居塞外。亦惟義命是安。幸延殫喘。置身於荒烟蔓草之間。遙祝聖壽無疆而已。復何望焉。謹將遇合之始末。株連之情由筆而誌之。以見事非偶然云。康熙庚寅冬月。書於新城之陋室雪窗。

按先生家在餘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聞事發捕捉。遂一家投縊。六命俱盡。葉氏兄弟。長曰伯玉。有女名安慶者。佳麗人也。生而穎秀。幼學能文工詩。乃先生之二子婦也。年已二八。尙未于歸。葉氏行刑

後家已解京例應分旗。而安慶爲一義氣滿所得。安慶恐被污辱。是晚書絕命詞於壁。自縊殞命。蓬萊公李氏方遠傳記。

述。以上爲張先生傳原文。傳中節目。魏君自有條證詳。後今據魏君所未及證明而可以考得者。就本傳更爲補證。可見其實爲在事之人所作。非傳聞者所僞託也。

欽差少宰穆旦。據東華錄稱穆丹。穆丹以戶部侍郎使浙。審察大嵐山案。正是此案欽差。康熙四十七年二月丁酉奉差請訓。至五月戊辰調吏部左侍郎。宜其稱少宰也。穆旦與穆丹。旗人之名。本無定字。清初方欲强行國書。更不注重改用漢字譯音而已。

蘇撫浙撫皆有姓可供稽考。蘇撫姓王。浙撫姓王。考是時蘇撫爲于準。而浙撫爲王。然下文別見。其所謂山東就獲時之撫軍。則趙世顯也。俱見東華錄。

江南一和尚者。是案中有一箇洞然。確是江寧另案。與大嵐山案同爲牽涉朱三太子者也。說詳後。先生家在餘姚。一妻二子三女一媳。一家投繯。六命俱盡云云。又益以先生攜在山東同時就獲之二子。則先生之子共四人。考東華錄。朱三太子與其五子俱棄市。五子皆有名可據。則是餘姚之眷口。亦就捕而不盡投繩。其妻女與媳。不見官書。或有投繩者爾。李自鑿獄至遣戍。未經出外。餘姚之事。自亦得之。傳聞。張先生究有幾子。蓋亦未覈。了了其與官書不合。正其足據之處。

葉氏兄弟。長名伯璽。有女曰安慶。爲先生之次子婦。葉氏爲倡事有據之人。與先生以金蘭而訂婚。

媾。並安慶後來之題壁自縊云云。尙未能得其證據。俟再考。

魏氏舊聞錄云。按莊烈帝七子。周皇后生慈烺。慈烜。慈炯。田貴妃生慈炤。慈煥。悼懷王及皇七子。四子均殤。當鼎革時。惟太子慈烺。定王慈炤。永王慈炯。在耳。明史周皇后傳。撫太子二王而哭。遣之出宮。二王即定王永王也。而諸王傳。於太子慈烺。定王慈炤。皆以不知所終結之。修史者蓋難言之也。弘光南渡時。王之明之獄。南京士夫譁然不平。左良玉起兵救護。竟誣爲叛逆。繇由福王授意。當時臣民甚瞭然也。永王事在國初。發見於嘉定伯奎家。既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瘢痕。抱之而哭。左證宛然。本無疑義。卒亦成爲疑案。翻令妾男子得所假託。而有康熙十六年柘城縣張縉之案。汪鈍翁謂爲玉步旣改。而欲緩頰。唐辭於其間。不更難乎。斯言信矣。此傳紀定王。卽世所稱爲朱三太子案者是也。流離顚沛。忽耕忽讀。卒以衰年棄市。與賊盜同科。闔門投繯。瓜蔓牽連者百餘人。生生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君主結局如是。吁可懼已。

述曰。朱三太子爲康熙朝朝野之流行語。此有官書可證。顧余以爲朱三太子爲永王。非定王也。崇禎殉國時。僅存三子。爲太子及定永二王。自人間俗稱。乃以定王爲二太子。永王爲三太子耳。非必按史文所載。崇禎七子。定王適行三。乃謂之三太子也。崇禎第二子懷隱王慈烜。幼殤。三子定王。四子永王。俱存。人間慣例。本多以長大者計算行第。故吾謂三太子必宮監等口語。與太子計算行第。非如史館撰。必首提莊烈帝幾子。而以定王爲三子。永王爲四子也。此有數證。

(一) 本傳稱朱三太子就捕時爲七十五歲。當是李氏記憶之誤。東華錄在康熙四十七年取供。乃係七十六歲。計其年與永王之年適合。永王之年於何計之。蓋於其就封之年計之。永王以崇禎十五年封。是年必爲十歲。何則。永王在崇禎爲四子。在田貴妃則爲長子。崇禎十四年定王就封。史稱帝諭禮臣朕第三子。年已十齡。敬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冊封。必具冕服。而會典開載。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禮。十齡受封。加冠二禮可並行乎。於是禮臣厯考經傳及本朝典故。以奏定於是歲冊封。越二年行冠禮。云云。崇禎周后與帝同起患難。生平敬憚之。而田貴妃亦有寵。定王爲周后所出。必長於永王一歲。帝欲以冕服榮之。爲明年永王地耳。夫既以十齡受封爲祖制。則永王自必於崇禎十五年爲十歲。是年壬午。至康熙四十一年爲壬午。四十七年戊子。計距崇禎壬午六十六年。正爲永王之七十六歲。

(二) 東華錄稱康熙必欲殺朱三太子。已迭有明諭。旋尙遲遲。大概亦以手戮前朝皇子爲不武。最後乃稱朱三又供係崇禎第四子。因謂崇禎四子早殤。乃定爲假冒朱三太子之罪而戮之。朱三太子實行四。旣如上所云。而崇禎第四子爲永王。何嘗殤於未亡國以前。當順康之間。清室已開修明史。至康熙十八年試鴻博以後。大開史館。閱數十年。於明諸帝子列傳。雖無定本。豈尙無屬稿資料。乃故悠謬其詞。不過遂其殺戮之念耳。

(三) 太子二王在國變之際。俱有蹤跡可徵。其後太子則南北都先後俱見。遂成疑案。定永二王。於

關賊殯葬帝后時。發引在四月初三。二王青袍哭送出城而返。一再見於吳梅村之鹿樵紀聞。當爲都人所共見。沈士全健筆錄。甲申三月二十五日癸丑。順天府僞官李票爲開擴事。仰平州官吏卽動官銀。催夫速開田妃墳。合葬崇禎先帝及燭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母達時刻未便。云云。帝后發引之期。與鹿樵紀聞合。紀聞又言。賊挾太子二王東出。百姓擁觀。及賊還京。師不見二王。久之有言。定王被害於城西空苑者。此爲定王之結果。雖梅村亦僅據傳言。要之定王之沒。當時尚有一傳言在。獨永王則杳無下落耳。流轉江湖。而成朱三太子案。乃歸結矣。然則張先生何以自供爲原封定王乎。意定永等封號。乃典禮中之名詞。二王養育宮中。非有就國等關鍵。在宦官宮妾。原於其封號。不甚措意。轉以二太子三太子爲通稱。國變時。永王年止十二。聞人間言崇禎三子封定王而已。又自憶爲三太子。則亦自認爲定王而已。康熙間傳聞之誤。舉世皆以朱三太子爲定王。其說詳後。

魏氏又謂永王事在國初。發見於嘉定伯周奎家。既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痕。抱之而哭。左證宛然。本無疑義。卒亦成爲疑案。翻令妄男子得所假託。而有康熙十六年柘城縣張縉之案。云云。所指多係北都太子事。南北兩太子別有紀述。今就朱三太子本事言之。魏氏誤以北太子當永王。乃誤讀堯峯文鈔所致。汪堯峯有弟曰摺九。著傳疑錄。中載永王事。堯峯據邸鈔訂正之。文鈔有題摺九。疑年錄一首。云錄末永王事。見於國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明皇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

周奎家奎留之二日。遂以僞太子疏於朝。於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爲人所執非是。旣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瘢痕。抱之而哭。錄言內官不敢識認。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旨略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略曰。如其眞也。是先帝之靈所默擁也。清朝寬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謚發喪。備極隆盛。今且命將出征。代先帝除兇伐暴。父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爲先帝一線哉。如其僞也。則必陰險者妄圖富貴。故抑此無知之徒。冒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人。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留疑似之形。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宮南竄。舉朝猶叱爲王之明。况乎玉步既改。而欲緩頰措辭於其間。不更難乎。然則沈惟炳之疏。未爲失也。摺九不及見邸鈔。故所載不無牴牾。今繕寫御史趙開心以下四疏。附諸卷末。使著書有所考云。堯峯之文如是。則周奎旣以僞太子疏聞。又何以王之可言。且永王與太子年不相若。據明史。太子生於崇禎二年。則是時年十八。據鹿樵紀聞。謂國變時太子年十八。總之爲十六以上之年。永王年僅十二。猶童子耳。斷不能與太子相疑似也。李氏張先生傳。言礮敗後。賊中有毛將軍。帶至河南種地年餘。清朝捕賊急。乃拋之而逃。時年甫十三云云。甲申四月。賊敗。毛至河南。又種地年餘。蓋在乙酉之後半年。卽順治二年正永王十三歲時。一一吻合矣。

魏氏所云康熙十六年柘縣張縉案。此亦見堯峯文。堯峯文世稱十六年。其實係順治十六年。非康熙也。汪氏文例作於順治朝者。時清正入關第一年。號紀年。但紀數字不冠年號。汪氏自順治十

二年通籍。十六七年間。正在刑部署河南司。親見此事。縉於十八年棄市。汪氏自言其時已左遷兵馬司指揮。後汪於康熙初請告歸。家居十七年至康熙十八年試鴻博入翰林。再供職史館。六十日而歸。文鈔有書張縉始末一首。厯厯可考。其文曰。十六年六月。有妄男子。纓笠汗袴。騎而過河南之柘城。繫馬逆旅。馬驚逸呼。主人追之。不即應。以馬筆捶傷主人。觀者皆怪之。搜其囊。得銅印一枚。逾二斤。隱隱有篆文。不能識。執以告。縣令誰何之。男子乃挺立大言。我朱慈英前明皇帝第四子也。母曰麗皇后。於是反呵叱縣令。令大驚。辨其印文。則忠孝德全福祿壽永八字也。遂上諸巡撫。巡撫下兵巡道。按驗。男子益詐言。始生三歲時。李自成破北京。爲賊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弁者。負之南遜。間關過江。置於主事耿元度者家。耿許配以女。既而江南大亂。復與耿奔走吳越間。從徵翰林。何應元遊學。遂薙髮爲僧。居天台山中數年。不見容於人。欲北渡河。故取道於此。且言嘗爲總兵官。其辭不經多此類。巡撫密械其人。疏於朝章。下兵部。呼問男子銅印所自。曰受諸耿元度。問元度與何應元安在。曰死久矣。問李弁。曰家真定。至今猶隸巡撫麾下。又問李何名。曰忘之矣。其狀貌如何。曰眇一目。兵部乃下真定索之。巡撫悉拘麾下眇一目者。至京師。與之辨。皆非是。

兵部陽用好語。稍稍誘男子使吐實。久之方窮其詐。蓋浙江之金華府人。姓張。名縉。年二十歲。旣爲僧。又名超福。少時嘗得銅印。不知何人所遺。一不足據。而縉頗妖誕。遂竄入義烏郭門外之伏虎菴。事僧百峯爲師。時時自詭爲前明皇子。或稱朱慈英。或稱朱盟。輒用印爲左證。以惑士民。恣行奸利。

有千總龔某者惡之。將列於官。縉詒得其狀。即棄僧服脫身逃至江甯。轉入河南。竟爲柘城人所執。前所云云皆妄也。於是詔繫刑部獄。法司論縉妖言當棄市。天子猶以爲疑。命法司再勘。法司雜問。縉若何用爲此。縉辭窮。但曰。年少無藉。爲人所給。故當死。問給者主名爲誰。雖嚴刑終不肯以實對。至今猶在獄中。獄中人傳其善六壬數學。自筮決不死。予方署河南司事。親見之。

汪子曰。成方遂王郎之事。自古有之。然未有如縉之不經者也。予考明愍帝凡七子。周皇<sub>時</sub>生皇太子定王。田貴妃生永王。皇四子。皇四子先貴妃殤。與縉言無相讎者。國家律例中無詐稱皇子之條。而法司當其<sub>罪</sub>。蓋引漢史爲斷。可謂知律意矣。予恐後人附會縉所稱爲真。故疏其本末如此。十七年十一月某日。祖明年。縉竟棄市。是時予已左遷兵馬司指揮矣。文鈔之言如此。縉於是時方二十歲。又供稱少年無藉。又供稱崇禎十七年方三歲。則其時爲順治十六年。非康熙十六年。更明甚。又汪氏稱皇四子先田貴妃殤。尤與史不合。蓋周皇后所生。尚有一第二子懷隱王慈烜。而永王爲皇四子。永王非周<sub>時</sub>生。國變時已十二歲。且其時亦無三歲之小皇子。號縉之言。無一相合。則甚確也。

魏氏舊聞錄又按明史定王慈炯。悼靈王慈煥。此傳定王名慈煥。與史異。又據傳康熙四十七年爲七十五歲。則定王生年當爲崇禎七年。以明史崇禎十四年朕第三子年已十齡之諭推之。當生於崇禎五年。

述曰。張先生之年。當據東華錄。朱三口供爲七十六歲。則與明史永王之年合。前已言之矣。至崇禎諸王之名。諸家紀載與史本不符。定王名慈燦。不名慈炯。一見於吳梅村之鹿樵紀聞。再見於東華錄。康熙間。名捕朱三太子。此慈炯之名之不可恃也。史於皇六子悼懷王及皇七子。則曰名俱無考。可知修史時於崇禎諸子亦初非有譜牒可據。史文慈燦係皇五子悼靈王之名。悼靈王五歲殤。據文秉烈皇小識。悼靈殤於崇禎十一年。則生於崇禎七年。史及小識俱載其殤時靈異。見神宗母李太嬪宮中稱九蓮菩薩者。言帝薄待外戚。將盡殤諸子。帝大懼。乃不以私憾更毒李太嬪。家所謂武清侯之獄是也。小識并言。嘗相上海徐光啓。因信天主教。毀諸佛像。謂之魔鬼。至是乃爲殤子病中之言所懾。更崇佛教云。然則洪秀全太平天國時。謂非天主教者曰魔鬼。乃自明已。然文秉乃明宰相文震孟子所識。固當時語也。夫史於崇禎七子。其名可紀者止有五人。而定王之名。則又與他紀載不同。卽永王之名。與悼靈王之名。安知不互有舛易。據東華錄所取之供。則未及朱三太子之名。宜以張先生傳爲正。史文似未足泥也。

魏氏又按。朱三太子事。南中星巷。至今猶傳述之。余徧搜當時官私著述。畧見梗概。未能詳也。鈔本中夾注康熙某年字樣。原稿係旁注。爲後來續者添入。此本紙色灰舊。卽非李氏手鈔。亦必清初時人所轉錄。李氏二十餘年。肝膽舊交。又爲案中重要人物。邊塞追錄。言之獨詳。彌可寶貴。

述曰。余與魏君同里。所云里巷傳述。朱三太子事。似有之。官私著述之畧見梗概者。余祇能從東華

錄搜輯各節爲之印證。別詳於後。

魏氏又按白都訥卽伯都訥爲今新城縣。然新城之稱尙遠在康熙三十二年築城時始。三十三年移吉林副都統駐此。以有舊城故名今城爲新城。說見何秋濤考訂龍沙紀畧。吉林通志。伯都訥駐防城。舊名訥爾琿。亦曰新城。據此傳。則伯都訥爲站名。是可正通志之疎舛。

述曰。余於辛亥夏道出伯都訥時。尙名新城府。直轄地方無附郭縣。民國成立後。想一律改名爲縣矣。未設府治。先官私紀載皆以伯都訥爲其地名。豈知康熙間本名新城。而伯都訥乃其一站名耶。然滿洲兵未駐防時。伯都訥又當爲蒙古舊地名耳。

魏氏又按韃爾靼卽噶爾丹。親征事在康熙丙子（三十五年）春夏間。上距乙丑（順治十一年）。

述曰。以上爲舊聞錄之言。以下以東華錄證之。

東華錄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丁巳。奸民楊起隆詐稱秦三太子。糾黨謀叛。約於京城內外放火舉事。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家。黃裁縫。正黃旗廝全斌。子周公直家。陳益等與焉。是日郎廷樞察知其事。隨拿其家人黃裁縫等四人首告。周公直亦呈首有素。不識面。兇惡之徒三十餘人在於伊家。正黃旗都統圖海。祖永烈等親領官兵。周公直家。鑲黃旗副都統紀哈里等亦親領官兵往捕。賊陳益等放火。鑲捕。鑲黃旗汗他喇布勒哈番鄂克孫首先入內。官兵繼進。拿獲陳益等。復廣爲搜捕。共獲賊數百人。楊起隆逃去。所獲賊黨俱下三法司勘問。

十三年正月癸酉諭兵部近聞京城小民驚恐欲於城外西山處所遷移逃避殊非朕撫安百姓之意前令緝獲僞稱朱三之楊起隆與良民毫無干涉並無驅逐居民移居城外之事卽昨暫閉城門因有人舉首楊起隆潛藏大城之內故行嚴緝非有他故爾百姓勿妄聽詐言致生疑畏宜各安生業如平時爾部卽轉行五城御史順天府大宛二縣作速刊示通行曉諭

是月癸未刑部等衙門會審黃裁縫等黨附楊起隆謀逆一案具奏得旨黃裁縫等十二人俱凌遲處死餘犯俱改爲卽行處斬各犯親屬本應依律正法但羣連甚多朕心不忍着從寬免罪人口家產並免入官郎廷樞從優議敍

是月戊子諭兵部刑部近因逆匪楊起隆詐稱朱三煽惑愚民潛謀不軌其黨相繼緝獲俱經審明重者正法其羣累者業行省釋除首逆楊起隆張子房金玉環鄭得勝仍嚴緝外其餘黨與概從寬免緝以後着改行從善恪遵法紀勿得自干憲典軍民人等俱宜各安生業不得聽信謠言自生疑懼旁人亦不許妄行首告借端嚇詐擾害善良爾二部卽出示通行曉諭

述曰此楊起隆一案官書謂其詐稱朱三太子其實楊起隆亦終未緝獲是否詐稱抑在京倡事時是否實有楊起隆在內俱未可必要其爲朱三太子之名震動世間則此事殊有關係京城至有驅逐居民移居城外之傳言則漢人之自危可想計張先生是時已四十二至四十三歲桂王魯王次第削平遺民一線之繫望惟此故君之子而張先生亦混迹有年風聲日播致有此事

清初順治八年就西苑前代瓊華島中央最高處古慶寧殿舊基改建白塔安設信龜以便瞭望而備非常卽今所謂北海是也乾隆時樹一碑四面有文謂之四面碑其文言在苑囿中守險已非慎固之道末言安不忘危義或有當蓋頗有菲薄祖宗之意其實京師當清初徧布旗兵以資鎮攝猶時有滿漢相猜之象卽楊起隆事可證至乾隆時乃習而安之不復覺耳。

清代文物以兩次鴻博諸公筆墨所鼓吹者最爲有力其餘科目中人亦皆以重熙累洽風動當時遂使漢人尊親之誼油然以起在順治間僅僅平明裔諸王至康熙十二年三藩尙存海上又有鄭氏觀聽殊未一京師小有變端流言易起觀楊起隆案諭文頗着意填安固非乾隆間所可比也。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甲戌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擒獲僞太子朱慈燦或在軍前正法或解送京師上諭朕曾以此事問之在內舊太監據云彼時朱慈燦年高小必不能逸出大約是假朕思歷年已久至今始出自然近僞但事跡未明不便卽在軍前完結今王不日回京可將朱慈燦帶來俟到

日請旨定奪。

述曰此處言僞太子朱慈燦慈燦之名史所不見惟與鹿樵紀聞合知爲定王名耳岳樂以此奏康熙以此問舊太監以此答不以慈燦之名爲疑可知史於崇禎諸王之名並無的據說已見前。

十九年正月辛亥以安親王岳樂班師抵武昌遣使臣慰勞賜橐駝良馬。

三月丁酉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凱旋上率王大臣郊勞是日駐蹕盧溝橋戊戌上還宮。

述曰。岳樂蓋自湖南平三桂之亂而歸。歸時并冒一擒獲朱慈燦之功。以顯其收效之圓滿耳。康熙帝必欲帶至京師面審。於是冒託之術窮。洎班師至京。遂一無結果。以後更不提朱慈燦事。蓋必當時別有掩飾矣。然朱三太子之風說。可想其震動已甚。魏氏所謂里巷傳述者。固有由也。

十九年九月戊辰。刑部議覆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公圖海奏。據投誠總兵楊勇祖之子楊廷卓。城固縣民戴時坤。舉首僞朱三太子。廣散劄付行文漢中興安等州縣。又據漢中通判孫世哲報。於三河口地方拿獲賊首朱道士。有僞安國大將軍木印劄付及兵械等。道士供稱原名朱次門。後改名楊起。隆於康熙十二年間。到京見吳應熊。招集黨羽。期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放火舉事。二十日事洩逃竄。復改姓任爲道士。本年七月至漢中糾黨舉事。聞事洩。欲逃入山。於三河口被獲。查僞朱三卽楊起。隆於康熙十二年通行緝拿。獲日與已獲之楊起隆妻馬氏。親隨小廝小六兒並原夥鄭得勝等認識審理。伊等現在監禁。相應將楊起隆解部與馬氏等認識審理從之。

十一月乙酉。刑部等衙門議覆。大將軍圖海拿解來京之僞朱三卽楊起隆。又名朱慈燦。與康熙十二年拿解之楊起隆妻馬氏。及原夥鄭得勝等並不認識。且面有刺字疤痕。明係旗下逃人。入楊起隆夥內。知其緣由。遂借楊起隆之名。於陝西造反。應照律凌遲處死。其馬氏等仍監禁俟緝獲楊起隆另結從之。

述曰。此不但爲僞朱三。並爲僞楊起隆。究竟楊起隆亦終不可得。事隔七年。僅乃獲此。海內之不忘。

朱三太子及清廷之時思得朱三太子以爲滅明之至計均可想見。朱次門與朱慈璫蓋同音之轉也。吳應熊爲吳三桂之子尙清室宮主者。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正月庚午浙江巡撫王然奏大嵐山賊衆於嵊縣慈谿上虞等縣行劫隨遣官兵往捕前後斬殺賊八四名擒獲十五名。

二月丁酉奉差察審大嵐山賊一案戶部侍郎穆丹湖廣察審紅苗一案內閣學士二鬲請訓上諭穆丹曰此賊結隊橫行已二三年不比尋常小盜情罪可惡爾今速往會同將軍督撫會審務須決斷毋得柔弱一到卽將賊首張念一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作速追拿並將見獲賊犯速行審結若俟罪犯全獲則曠日持久巡撫王然卽過武官委罪下屬身爲封疆大臣地方有盜謂之不知可乎况千總被殺乃曰墜馬身殞下屬欺蔽不報上官隱匿不奏釀成盜賊大玷官方爾其傳旨嚴飭。

四月戊午上諭大學士等山東巡撫趙世顯拿獲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交穆丹處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歲伊父子遊行教書寄食人家若盡拿容留伊等之人恐株連太多可傳諭穆丹知之述曰朱三父子在山東就獲解往浙江及其遊行教書寄食人家皆與張先生傳相合據傳被獲在四月初三見諭在四月戊午是年閏三月之朔爲戊寅則四月戊午爲十一或十二日正由山東急奏到京時也諭言明代宗室不云匪徒假冒但不遽認爲崇禎親子意在避重就輕至其不株連容留之人則作傳之李方遠所以能偷生撰述之由來矣據諭文大嵐山起事二三年而張先生之就

館李氏亦二三年。其專爲避此事也可知。當時爲斬除明裔計。豈能相諒。諭言不比尋常小盜情罪可惡。無非以朱三爲眞皇子。足動人心耳。帝皇家子孫。豈有倐哉。今其季世。則何幸也。

五月戊戌。調穆丹爲吏部左侍郎。(由戶左調)

六月丁巳。九卿議覆穆丹等所審浙江賊犯朱三。卽王士元等二十九人。俱擬凌遲處死。朱圭等三十三人。俱擬立斬。僧洞然擬斬監候。巡撫王然不豫行嚴察盜賊。又不能盡行拿獲。應降一級調用。提督王世臣。以千總婁汝初被賊殺害。捏報墜巖身死。應革職。又江南賊犯錢保等五十人。俱擬凌遲處死。張世侯等四十二人。俱擬立斬。上諭大學士等。擬正法之人太多。但將首惡正法。其連坐人犯等從寬改爲流徙。至朱三父子不可宥。朱兆琦係旗下人。乃附從朱三。亦不可宥。俱著再議具奏。王然降一級從寬留任。王世臣人材壯健。擬寬免革職。降五級留任。其捕賊受傷官兵。俱照例議敍。

是月乙丑。九卿遵旨再議浙江賊犯朱三。卽王世元等。仍照前議立斬。朱圭等三十三人。內董克昌等二十六人。改發甯古塔。僧洞然仍監候秋後處決。江南賊犯錢保等五十人。仍照前議。其立斬張世侯等四十二人內。張世侯徐四。仍卽處斬。王齊七等四十人。改發甯古塔。得旨。匪類稱朱三者甚多。着將朱三卽王士元。伊子朱玏。朱圭。朱壬。朱在。朱坤。伊孫朱鈺。寶等。帶至京城。問明正法。浙江賊犯案內。董春園。張念二等七人。俱著卽凌遲處死。朱兆琦依擬立斬。董綵奇等二十一人。擬凌遲處死。俱著改爲立斬。僧洞然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俱從寬免死。并伊等妻子發往甯古塔。江南賊犯案內錢保

王柏陸升王斌。俱著卽凌遲處死。張世侯徐四依擬立斬。施先等四十七人擬凌遲處死者。俱著改爲立斬。餘俱從寬免死。并伊妻子發往甯古塔。

述曰。九卿一再議覆。所故示寬免者。惟不甚干係之人。朱三則旣申言不可宥。又必帶至京城問明正法。此懲岳樂之前事。尙恐非眞朱三。而爲承審之官貪功虛報。仍貽後患也。所謂匪類稱朱三者。甚多。可想見積久傳聞之事實矣。

按張先生傳。浙江於七月間得旨。十一日正法各犯。十二日卽起解各充發之人。而朱三則進京。李氏途次猶誤傳。張先生以前朝皇子蒙恩給二品俸。俾守祖陵。蓋民間尙以人道望清廷。爲擬此得當之處置也。豈知殺不辜而得天下。固後世所視爲有國家者之天職乎哉。張念二當卽前所云供出朱三太子之張念一。王世元卽王士元。

十月丁未（初五日也是月朔爲癸卯）先是奉差察審大嵐山賊吏部侍郎穆丹押解賊犯朱三卽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至京。下九卿科道會審。至是九卿等覆奏。朱三供伊係崇禎第四子。查崇禎第四子已於崇禎十四年前身故。又遵旨傳喚明代年老太監。俱不認識。朱三明係假冒。朱三父子應凌遲處死。得旨朱三卽王士元著凌遲處死。伊子朱煥朱圭朱壬朱在朱坤。俱著立斬。

述曰。朱三太子爲崇禎第四子。前已說明之。茲再以清室官書爲證。順治元年之東華錄。四月辛巳。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奏。山海關敗賊捷音。內言四月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值賊首李自成親率馬

步兵二十餘萬。挾崇禎帝太子。第三子定王。第四子及宗室晉王。秦王。漢王。郡王等。及三桂父襄與俱來。復遣人招三桂降。三桂不從。賊隨圍山海關。是晚。卽敗賊總兵唐通馬步兵數百人於一片石。斬百餘人。賊兵遂遁。次日。我大軍直薄山海關。三桂開門迎降。我軍遂由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入。云云。則是時固明明有崇禎第四子在。何曾死於崇禎十四年以前。而史館稿本又明載四子爲永王。崇禎七子。早殤者四。殤於十四年以前者。豈止一人。今必坐定爲第四子。此故指爲假冒之一端也。又云。遼旨傳喚明代年老太監。俱不認識。此尤不經。康熙四十七年。距明亡已六十五年。朱三太子在明亡不過十二歲。今已七十六歲。天下豈十二歲分別之人。至七十六歲而猶可辨其面目者乎。且所謂年老太監。度亦不過老至七八十歲。其耳目猶能爲認識之用耳。則此等老太監。在及見三太子時。亦不過十餘歲左右。於故皇子非有保抱之親。記識之據。六十五年前稚齡之皇子。六十五年後暮景之平民。鬢髮皆非。衣冠易代。謂猶有可以認識之理耶。此故指爲假冒之又一端也。此等覆奏。載之官書。適以顯其欺罔殺人之隱而已。李氏傳言十一月念三抵歲後。始抄聞先生棄市之信時日。亦相符。

又按康熙四十七年正清太子允礪被廢之年。奪嫡一案。言者紛然。他日當彙錄之。另成一卷。是時帝之痛哭流涕。諸子之譖張爲幻。宮寢之間。日日如魑魅罔兩之環列。陶淵明此亦人子之一言。念之悚息。朱三太子未死。允礪已廢。其廢太子之名諭文。卽有一段涉及朱三者。天道好還。嘻可畏也。

附錄如下。

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上詔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等齊集行宮前命皇太子允礪跪上垂涕諭曰云云諭畢上復痛哭仆地諸大臣扶起上又諭曰云云末言此事關繫天下萬民甚屬緊要乘朕身體康健定此大事著允礪卽行拘執爾諸王大臣官員兵民等以允礪所行之事爲虛爲實可秉公陳奏衆皆叩頭流涕奏曰皇上所見至聖至明諭旨所言皇太子諸事一一皆確實臣等實無異辭可以陳奏此一段爲廢太子之正文以帝王家事而作如許大排揚大約雍正間所逾分妝點以見允礪之廢確由聖祖獨斷耳昧之三歎

同日皇子允祐薨所謂十八阿哥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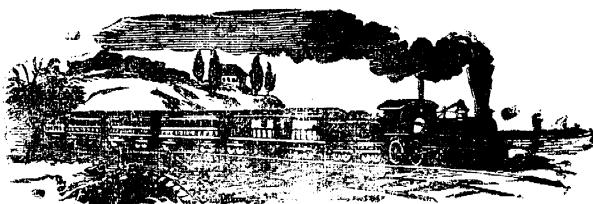
是月庚辰以廢太子事又諭諸大臣侍衛及官兵人等壬午又諭領侍衛內大臣滿洲大學士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護軍參領侍衛滿洲侍郎學士起居注官等云云又諭今歲有事朕已豫知朕意中時若有一事將發者曾向允礪言之今歲朱三一念和尙事發後允礪奏曰皇父之言驗矣朕謂之曰尙恐未盡於此也彼時亦不知所發何事而不意竟有此事也又諭云云以後疊以廢太子事偏諭臣民乃至昭告天地太廟社稷事事豫爲奪嫡者洗刷引爲己任此等諭旨爲雍正間所追竄歟抑當時并有默主此事者豫假聖祖之手以爲之者乎以後復而再廢奪嫡之獄遂成當時張明德卽言太子之誅不必出於皇父之手亦見諭中嗚呼可以慨矣一念和尙未知與朱三太子

案內之僧洞然是一是二當更考。

以上爲前登日報時所輯。近見莫釐山人紀載彙編。所載過墟志一篇。後有蓬池山人一跋。中言今歲夏五月。晤某葬吳丈譚及曩所見過墟志。載黃亮功及記直塘錢氏事於康熙戊子冬太倉錢寶通海寇餘孽奉爲永興年號。糾合諸人。錢某與焉。事敗。錢某同一念和尙遁入海。至高麗。而直塘錢姓以叛黨籍沒矣。云云。然則錢保又作錢寶。而一念和尙爲與太倉錢某同逃。卽前所云太倉奸僧。一念入海未就獲。則與洞然非一人也。癸丑歲盡日。心史再識。

又按過墟志所載。爲黃亮功妻寡婦劉三秀嫁一滿人爲王妃。并責及其婿直塘錢某。此事藉藉傳於世。顧豈知錢氏卒以通明裔籍沒。康熙戊子正四十七年。卽朱三太子案發時。距過墟作志之康熙丙辰相隔二十二年。劉三秀當已死。則亦過墟之後。又有過墟可慨也。

心史史料 第一册



一百零六

# 勘誤表

(頁數)

五  
六  
十二  
十五  
三十  
三十  
二十四  
二十三  
三十六  
四十八  
四十八  
五十七

(行數)

七  
十  
五  
十五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一  
五  
十九  
二十二  
三十二  
三  
三  
三  
三十  
三十  
三十  
四十八  
四十八  
五十七

(字數)

八  
二十九  
六  
十九  
二十二  
五  
三十二  
三  
二  
十一  
十八  
二十二  
二十一  
五  
十九  
二十二  
三十二  
三  
三  
三  
三十  
三十  
三十  
四十八  
四十八  
五十七

(誤)

檯  
撻  
述敍  
揮指  
有受  
獎敕  
撒  
近字下漏一叉字  
其字下漏一爲字  
入字下漏一居字

(正)

名  
姓  
關順  
順城  
關順  
順關  
略  
討

必史史料 第一册 謂誤表

六十九  
八十二  
八十六

二十一  
十三

三十五  
五  
十四

大城民軍

二  
大城軍民

民國三年九月出版

(心史史料第一冊)  
定價每冊大洋三角

著作者心史

時事  
版權

新所  
有報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一六二號  
時事新報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一六二號  
時事新報館

經售處 各省時事新報  
分館暨代辦處